

汾州府志下



DS
793
S32F454
1771
v.14

册 14
卷 29-30

汾州府志卷之二十九

藝文三

河村新潤濟侯廟記

元馮鉉

侯名破羌自署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也傉檀爲乞伏
熾磐所滅侯自樂都奔北魏世祖愛其勇賜爵西平侯
加龍驤將軍謂侯曰卿與朕同源今可爲源氏賜名賀
累立戰功封平西王改隴西王卒贈侍中太尉諡曰宣
魏書班班可考也初侯從世祖擊西河叛胡白龍至白
彪山下馬或墮足躍地出泉後人遂名其泉曰馬跑泉
又名源公池疏流濬源溉田數十頃立廟以祀宋崇寧

中鎮將許某祈雨立沛因榜爲永澤廟宣和元年大梁
營宮室遣使取河東大木時亢旱汾流旣涸知汾州軍
周煒懼違詔命誠禱於侯大雨夾旬木茂得順流以達
於是河東經畧安撫使李某請於朝封潤濟侯介邑之
民亦欽侯之靈可以介黍稷穀士女相與祈年而報賽
茲村之廟所以作也歲久欲圯父老虞無以妥侯之神
釀金更新之而問記於余余因敘侯之巔末以垂於後
時至元二年閏五月二十一日也

延安兵馬總管袁公神道碑銘并序

元按察副使姚燧撰

袁虞舜裔也舜生姚墟居媯汭子孫以地姚姓以水媯

姓以有天下之號則虞姓及周武封胡公滿於陳以國
陳姓以陳公諡又胡姓袁則肇於陳大夫轅濤塗西京
轅固生猶未省文至後漢太尉安而下始爲袁矣其家
太原石之臨泉者不知始何世何人所可譜者則在金
有隱德農畝者諱亨生廸業儒博極羣書尚氣節不食
然諾生企景有父風生鐸丰儀峻修克世其家學實生
今延安路兵馬總管諱湘字潤夫金之蹙國王公佐持
節鎮葭蘆當吾元勁兵之衝殫力竭謀惴不自支一日
集將佐使各推辟所知可與計事者或言公賢爲書致
之三往返始來用其策以守則完以戰則捷衆論多之

聞諸汴京官以忠顯校尉遙主延安之延長簿再以功
超武節將軍令臨泉石與嵐之合河恃公爲藩援以安
者五年後王公佐卒鎮人心離異不可復一公歎曰吾
愛一死哉死而兵民完何害敵以不卽下蘊怨積忿於
我者爲日旣久吾死而捐兵民以甘其心胡寧忍哉遂
乘夜載鴟夷濟河款我大將李罕營降解所佩誓曰所
有二於公者有如此劍將李義之相與飲酒盡歡以便
宜升臨爲州版公爲帥遣將州兵畧地鄜延悉下之移
鎮延安臨民德之寧輕去其鄉不忍去公多攜家來從
朝廷賞納土功授延安路兵馬總管時旣偃兵民方去

危卽安。公敦勸耕稼。裁抑游惰。使各食其力。隣境聞之。逾河而西。雖有良田美業。不恤。願托處深山窮谷者。不可勝計。公符其守令。居借之廬。耕助之牛。儒生之賢而文實聳人瞻聲動人聽者。如侯立嚴。昭焦舉。張華。王明。畢美。邵瑞。張輔之流。欲仕者。則登之幕府。以師郡吏。不者。則升之學宮。以範多士。由是悍俗消革。而禮讓興行矣。會大料民。止籍主戶。漏其僑家浮客者。或咎以何獨損吾戶數。公曰。若欲肥版籍。以銜庶耶。一日賦役下僑。浮生心。必計曰。等賦役也。與避人境而不免。何如歸吾家之安焉。客去而主孤。實亡而名存。祇益累也。人服其

能圖遠其後河東山西果來徙其民公謀使者曰若所以必徙者豈以代吾賦役而汝無得哉吾所籍止主戶未嘗妄以僑浮土箸版冊具在可稽也何如勿徙使各奠其居卽是民推擇置吏歲集其賦入是以吾土育爾民奚必其徙其以是歸語汝帥使者亦度民已安此雖徙之且道亡不達許之而還尋有詔令民隨在占籍公猶仁其僑浮爲輕其調庸同列害其能且位加吾上多行金帛貴幸以訟公徵使就辨公贊貴幸幣殊涼薄庭臣以訟者之言方騰能不以賄免顧歎重其忠儉歸益自尅礪四方行李至者相踵廩肉不足爲射獵鹿豕以

繼勞贖之須皆出其家不足則從官人稱貸郡民之豪傑謀曰吾屬依公以生坐視寡乏草之省憂人曰我向捐金餉之亦謝不取及大封宗室割所治爲公主湯沐邑有說公厚歛入謁可結主知且無令同列得先之也公曰吾豈剥下市寵者耶不行先朝時今上以太弟之重征南詔駐兵六盤山公見行府建言始延安之籍民爲兵皆懸賞募之人率授銀三十兩始行及遠戍久役津餽不加於前老稚日困於家則怯者挺身而孤亡勇者連伍而俱歸軍吏以法誅之莫之能止也非大選閱郡民厚業饒丁者更代以休其力盈其氣則兵帳不完

上然其策讓鄰道臣之在行府者曰若曹之來其所請求不過官資之崇卑符節之輕重便已私耳亦嘗有一白軍民利病如袁某者乎聞者愧讐自是雖不自行遣官屬有所奏請上必曰若從袁某所來耶言輒報可歲癸丑冬將適京兆未至輿病歸人來唁疾公安之言笑如平時夫人問焉一旦公疾小加於今日如吾母子寡幼何惟治命是聞公曰吾平生所爲無有不可語人者天將厚予是外非若知也以十二月十六日卒於正寢年五十有九以中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歸葬臨州太平鄉白汶里先人之兆次凡再娶元配馬氏繼配梁

氏子男三人馬出一人未名前公卒梁出二人克忠昭
勇大將軍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克良提舉太原採
木司女三人馬出伯適定西州尹蒲察仲德仲適中部
縣尹張欽用梁出季適屯田總管折叔玉男孫四人長
仕圭餘未名女孫八人在室十八年燧以陝西憲副錄
囚延安昭勇君至隴右得告家居一際言色固已心推
爲巨人長者若不見毛髮比出統綉家者古人有云觀
其子可以知父矣明年克良持君書與公事狀碣石墓
碑因得寃公爲人益自信昔者觀人之不失也蓋嘗論
之人生紛綸尙武之時懦者固不能以自立惟強之依

而強者或徑行而無謀亦旋然敗亡善謀矣其力不足以先衆則人亦莫之信而爲之使嗚乎公於此時克樹功業裂地而侯以傳諸子亦戛戛乎其艱哉是可以載行事於石見白於後世也銘曰繫袁之先世繼顯賢由金百年力本於田起踣而行篤公之自逢時未靖實艱初試人求其生雖從雄鳴有距跳踉有翼奮翔臨泉葭蘆襟帶河山公居其間撻其悖頑智資我謀勇怛吾力我麾我招莫不順適國步未改效死我臣天命維新吾生斯人府葭延長綏丹鄜坊我旗樹降千里其疆朝爲逝亡夕則樂康人無我敵束而矛戟敏而耕桑督而

織而方瘡痂孰爾駿剋孰蠶孰呻煦手摩撫隣曰時哉
爰適樂土寵光不希釣言不危說進可行丹宸肯頤不
年永辭延民之思今三十年如在樞時黃髮髫子枚誦
其美事上之忠繩下之嚴生民之仁與人之謙顯親之
孝奉已之廉人一二有公乎具兼延民之思日遠則亡
我詩之碑百世昭章

梁公祈雨靈應記

元張翼

雩而請雨旱祭也按周禮地官則有供雩斂之人教翬
舞之師雩祭之名始基於此故傳稱龍見而雩及仲夏
之月命有司所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

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雖曰帝尊而百神次之反以山川百源爲所祀之先者何哉蓋以二氣良能天地功用流行於其間而能出雲氣降時雨潤澤羣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故爲之壇壝立之祝嘏牲殺不同珪幣各異順藿沉之類嚴備物之享有天下者秩而祭之諸侯惟及其封內自秦漢而降因革旣殊非復古制將有事於山川者或遣官而攝之至於守令之徒適有水旱之災許以通祭其來遠矣今茲距平遙之南有所謂超山者崗巒起伏形勢聯絡東與麓臺抱腹諸山對峙獨茲山爲最高路轉峰廻林

壑深秀望之則鬱鬱蒼蒼翠光接天晨煙夕霞燦若畫
本徃徃騷人賞客登臨嘯咏窮日而莫能去焉山之麓
初有百福禪寺東有靈泉其上立祠祀之或謂雨暘之
徵無禱不應宋宣和初天子以應潤賜額由是名益著
聞其或雨澤愆常禱祠者相望於道路今侍御史行雲
南諸路御史臺事梁朝列其父自天朝革命攻城畧地
爲國虎臣績紀太常勛藏盟府逮至伯叔兄弟佩金符
者凡六人其子孫列職郡縣者袂相屬也鄉民受賜餘
三十年其惠政遺愛英聲茂實表表然著人耳目者未
易概舉朝列公當中統壬戌之春初仕爲平遙令夏暨

秋旱甚公歷禱縣界靈祠卒無所獲有以應潤爲言者乃率父老詣焉幣祝甫登雷礮電明香火未收甘雨洪注均浹縣境於是和氣充盈扑蹈布野賀者輻輳咸謂我侯非神無以享其誠神非我侯無以表其應侯謂古人禱祠其或靈貺不答自咎而已幸而應焉不敢以居其功今也令寔不德殆偶然而雨遇歟抑神矜我民而致然歟是皆恍惚而不可復知意影響之報恐不如是之捷也衆復曰古人有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者是皆誠之所感侯又何辭焉旣而秋乃大登遂相與報祀於神周覽祠制俯仰太息以爲瓦老木腐上雨

旁風無所蓋障。且念比年以來。水旱之變。意其咎或在
是。因其故廟。悉易而新之。明年會更官制。遷除於外者
凡十九年。至元乙酉之秋。由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副
使秩滿以歸。一日特謁祠下。乃捐餘俸。繼欲增廣之。遂
命安君文美。相里君德董其役。時旁近之民與邑中好
事者。翕然相率以助貲。先建東西兩廊。後葺闕宮。前立
獻殿。不三月而成。復以丹青潤色于神像。於是嚴其鑄
鐸。以時啟閉。使褻味燕器。莫敢淫瀆於祀典。罔不懍然
知所畏敬。竊惟宣和之初。朝廷賜額褒崇之意。實自邑
宰余君與郡守周侯啟之。洎金之大定中。蘭尹嗣吉寇

丞居慶俱以禱雨有應而能尊明靈作新廟今刻石俱存况我侯涖官一出於家法方其初仕有仁民利物之政今尤頌之如宰介美則立縣學以勵風俗開渠水以溉民田及代縣民陳五事並舉之詞以不得保留爲恨如同知于懷孟子郢州俱有治效及提刑獄於兩廣四川雖在炎荒僻遠莫不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已任用是聲聞於朝除朝列大夫侍御史行雲南諸路御史臺事後之封拜未易以淺近量也由是觀之則事神治人之道可謂備至矣鄉人合辭以記爲請義不可以不辭嘗本其地之始也虎豹踞而龍蛇走陰樾萃而禽

鳥樂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安知有應
潤祠邪今也化金碧於驚泉怪石之墟以爲鄉人祈福
之所每遇嘉辰令節時和歲豐有絲竹管絃之聲游賞
於其下則山川之盛風物之美登高作賦弔古書懷宜
其覽者自得之余惟春秋書法喜雨憫雨皆曰有志於
民者也自祠之立於數百年之久是邑非無令佐每經
歲旱請雨而以愛民重穀爲心者惟此數公而已是宜
大書特書而屢書之俾後之爲政者將有所感必以侯
之心爲心則民可得而治神可得而享矣又念丹青所
以昭神像也丹青有時而渝廟宇所以蔽風雨也廟宇

洛川府志 卷二十九
凡
有時而敝後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復知獨茲山之神與
泉之靈同宇宙而常存民托靈芘宜血食於無窮焉於
是乎書之以爲記

重修廨宇碑文

元王元弼

夫廨署之建原自古以迄今雖興廢有時稽其歷譜則
可見矣粵自周武王伐紂封大臣高於畢以是爲姓其
後裔畢萬事晉獻乃賜萬爲魏大夫卽今西河屬郡也
萬世孫文侯斯列國於魏當時天下有七雄魏居一焉
迨乎曹魏立西河國分此城名中陽縣後及元魏孝靜
帝武定元年烽燧有警大城不保移廨於城西北隅迄

今七百五十餘歲矣。當時卜地建宇。卽今之重脩者也。歷唐正觀元年。邑人鄭興以孝聞朝廷。因改中陽爲孝義。以其世代旋更。歲月綿遠。至於戊寅。皇朝開創。天兵拔縣。廨宇悉爲灰燼。已丑歲。宣差完顏忙答李大答木來撫是邦。建住宅於廨之舊址。於今六十餘歲。其間繼是任者多矣。覩茲遺迹。或知而不問者有之。問而不謀者有之。謀而不爲者有之。及乎至元丙戌。新遷達魯花赤阿散。縣尹王恕。簿尉周備等下車以來。僑居民舍。或聽政於驛館。或決獄於神祠。莫不肅然而歎。因謀同僚各割已俸不足。仍釀衆庶。明年二月。乃成南北堂。東西

二廳計一十六間。又創牘房門樓狴狴。俾舊者新之。卑者崇之。缺者完之。少者增之。乃卜吉日移司於內。遂使政有居。退有寢。庶民有觀瞻之肅。簿書得扁鑰之嚴。四望曠遠。燦然一新。豈不快哉。邑之人士忻然相謂曰。先後遷官。不可勝數。苟延日月。秩滿而去。未有一言及此者。公來能復興之功。不誠偉歟。高嵩輩丐余爲記。固辭不已。勉以俚語紀其實政如此。

梁公祈雨靈應記跋

元楊天澤

僕濫叨恩命。來涖茲邑。視事之初。遍謁境內靈祠。至超山應潤廟。觀舊碑刻。知其封禪所自。父老有言。今待。

梁公亦嘗禱雨獲應惜未有紀於是歸而訪諸耆艾有
安文美相里德者云教諭張君唐臣已爲之記亟命工
刊石于以表應潤神之靈于以彰侍御公之美而又以
勵來者於無窮焉至元二十九年五月日

應潤祠碑跋

元伶思賢

成大廈者非一木之材製良裘者非一狐之腋而况廟
庭深廣工役浩繁不資助於衆人豈可以易而爲之哉
超山應潤舊祠歲久摧毀侍御梁公嘗以祈雨靈應欲
撤而新之旁近居民翕然相助而爲之首倡者則鄉老
武用里正宋德曹廣林社長胡邦彥匣刺局提領李仲

文也。縣尹楊侯既爲梁公刻文于石，而昔之助資力者，不欲泯沒其姓氏，俾盡書于碑陰，其用意忠厚有如此者，因并刻之，以示將來。庶或有所勸云。豫章佺思賢謹識。

安樂會詞 元佺思賢

伊平遙之爲邑，乃并汾之勝地。有山兮清且奇，有水兮秀且麗。有樓閣兮可以登覽，有田疇兮可以種藝。有桑麻兮可以織紉，有鷄豚兮可以享祭。風俗返樸而還淳，人物居仁而由義。雖去古以益遠，猶有唐陶之遺意。皤皤諸老，於焉生聚。德邵年高，功成名立。悟知止之不用。

思貪進之可愧。乃結交於鄉鄰。義金蘭而斯契。踵商山
四皓之後塵。繼竹林七賢之先志。追往哲以同遊。永相
忘於人世。無榮無辱。無憂無慮。無是無非。無拘無繫。了
兒女之婚姻。畢公家之租稅。或圍棋以消日。或賦詩以
成趣。或拍手以高歌。或策杖以流憩。春則花圃尋芳。夏
則槐庭熟睡。秋則採黃菊而泛酒盃。冬則對紅爐而避
寒氣。隨時遊快活之鄉。任分樂安閑之味。斯會也。不爲
名。不爲利。聊相與以娛情。且優游以卒歲。

脩廟學記

元侓思賢

元貞元年八月一日。介休縣脩廟學成。縣尹居延田侯

澤以書來語余曰縣之學故在縣治之東中更兵革鞠
爲茂草大元勃興文武並用詔諸路郡縣官吏春秋釋
奠先聖先師以時脩其廟宇士能通一經者復其身其
有茂才異等則歲貢而超擢之由是天下學校始復立
焉至元甲子閻梅子實來宰是邑與儒生議脩城之東
南隅買民居一所以爲奉祀之地歲壬申西蜀四川道
肅政廉訪使古陶梁公天翔繼至始作大成殿於故居
之前而以故居爲講肄之堂未及訖工而代去後二十
年主簿平陽王君益仲謙下車之初愛民重士慨然營
葺不憚勤勞於是邑之吏民相勸率以助資役蓋瓦級

磚嚴飭像貌門牖彝器以次而舉未越月而澤實來乃
悉其力而贊成其事自惟小邑寡民不敢重爲勞費而
又當驛路之衝南北往來冠蓋相望朝夕迎送不遑寧
居第因時之隙日積月累以漸而圖始終三年乃克告
備今秋上下用釋菜之禮而落之儻辱爲記以風示一
邑之士庶乎其有以作興焉則澤之願也余念今天下
之邑號能其官者不過優於簿書期會之間詳於追胥
督責之末而學校教養能如二君之協心者夫豈不可
貴者矧今屬筆之意且以作興人才爲言是有不容以
荒陋辭者故爲叙厥始末因誦所聞以告其邑之士曰

孟子有云。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旣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信。使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所謂物則而秉彝者。惟其拘於氣質之偏。遷於嗜慾之誘。或至陷溺其心而不自悟耳。古者先王爲是建學立師。開之以詩書之訓。成之以禮樂之文。人生八歲。則入小學而教之灑掃應對進退。與夫六藝之習。十五以上。則入大學而教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然後齊家以達於治國。平天下。莫不因其固有。還以導之。期於不失其性。不亂其倫。以復其初而已。夫然。故其爲教易知。而其爲學易明。此三

代之前所以賢材衆多風俗淳厚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及周之衰異端並起邪說詖行惑世誣民至吾夫子出發揮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傳於回參伋軻顧孟氏歿而諸儒之論不足以及此是故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悉皆棄本逐末爭利去義上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下則入於雜博華靡之中雖學校之設其名若存其實已亡浸淫及於五季之亂而敗壞極矣近世周程朱張數君子相繼迭作實尊信孔氏而得其不傳之統著書立言闡發幽秘窮理盡性之微脩己治人之要兼該畢舉莫非正義反本以復先王之遺意其有功於

當世豈小補哉。然而世之儒者，泥於俗學之僻，未嘗考其已試之效，或輕論而竊笑之。其有畧知慕之者，則又捨近務遠，處下窺高，而不思反之於身，以求其切於致君澤民之實也。今天子卽位，首發德音，以爲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深勅有司，擇其儒通吏事，吏通儒業者，以備選用。其意已甚美矣。而二君乃於斯時，一新其學，又能挺然自立，學乎古人之道，而推之以教其人，是皆宜書之以示來者。邑之士誠能於日用人倫之際，講論問辨，敬守力行，則良心可識，而天理自著。馴是而進，益高益遠，在一家則爲孝弟雍睦之行，在一鄉則爲謙遜廉耻。

之風達而在朝廷則功名事業光顯於時三代之盛何不可及之有此則先王建學之意而二君之所望於多士者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杜氏孝感泉記

元郝天挺

書曰至誠感神者誠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神也力有所極智有所窮極之智力感無聲無臭之神天舍誠奚先誠身之道惟孝爲大故王祥之盛冬躍鯉姜詩之近舍湧泉皆其應也振古如茲豈今不爾太原平遙孝感泉者出於本縣西汾村里杜氏先塋之側泉之得名由今四川行省左丞之母

沁帥便宜夫人王氏之所指而鑿者也。里自開闢有聚落已來，土脉鹹苦，列井數十，皆螫舌不可嘗。負綆抱甕遠汲他所，民甚病之。帥薨歸葬，夫人扶柩哀慟之餘，相地出井，以供蘋藻錡釜之薦。泉忽通透，獨甘如飴。耄稚歡駭，目之曰孝感。旣周葬，遺澤至今賴之。帥諱豐，起跡農畝，金末兵亂，以材勇保據沁州。國初入附，累從戰伐，所破城柵全活萬計。朝廷授以虎符，金吾衛上將軍絳軍節度使，沁州都元帥，便宜行事。其本州所隸親王亦有旨錫以沁陽公之號。投戈撫字，得人懽心。乙卯夏五月薨，年六十六。遺命還葬西汾州祖塋。沁人留之不可

乃別建祠堂以奉香火。夫人王氏孝於親，睦於族，治家教子，慈肅有方。生男長曰思明，襲沁尹，累遷至明威將軍。吉州路達魯花赤。次思忠，自高麗國經歷官遷承務郎，固鎮鐵冶提舉。次思敬，由汴梁安西路總管召拜內臺侍御史，尋叅知內省政事，改資善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練達辨博，識明氣和，歷中外餘三十年。謝病退去。次思問，以綏德州知州，僉奉議大夫，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衆孫三十許人。文通經史，武便騎射。出仕者依日月之光，春秋扈從，居家者安桑梓之舊，晨昏甘旨，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至誠感神於斯見之矣。

隱西河之井泉日夜洋溢供鄉里饑渴之求源源無窮
杜氏之子孫日夜蕃衍供家國人才之用亦源源無窮
臨其亭甃飲其清冽鄉里不能知所自爲忘本子孫不
能知所自爲忘孝是宜勒諸石以告來者大德三年三
月初五日記

應潤廟祈雨靈應記

元武亮

書曰至誠感神又曰至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感而遂
通者神也夫天地鬼神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方皇元
大德之四年春迨夏無雨黃埃彌空襄陽肆虐二麥乾
稿草木焦卷人民惶惶有離散之歎適達魯花赤完顏

太帖本兒受勅命來監是邑公善騎射美容止正直方
嚴中心樂易祇愼厥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
不爲表襮聽事之際以歲旱爲閔於是修雩祀作土龍
遍謁縣內神祠禱之則輒無一應遂詢諸耆老有以超
山應潤侯言者公是日齋戒躬詣靈山謁神宇嚴香火
極誠敬暴身致禱不旋踵而玄雲四合洪雨河注越五
日公以牲醪用答神貺輒又雨均浹縣境于是二麥舒
榮草木滋茂秋遂大稔本縣儒吏溫仁甫翌日踵門以
記爲請用示將來以表神侯之靈應者也歎辭不獲已
姑以公啟心之由神侯靈應之實以紀之且山林川谷

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况吾邦超山應潤之名先賢祈禱之實鄉先生教諭張公已備言之矣不必喋喋云耳夫感應者在神之靈人之誠幽明感通如響之應聲耳藉神之無靈人之無誠焉能致感應哉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非神之靈則不能歆公之誠非公之誠則不能感神之靈幽明旣交是誠意接矣昔張雍士遜爲射洪令適歲旱禱白崖神卽雨士遜立須雨足乃去蜀人異之我完顏公禱超山之神卽雨則與士遜何異哉於是乎書之時大德六年歲在元默攝提格孟夏一日記

元遺山先生超山題名跋

元淵仁甫

大德六禩壬寅癸寅前一日謁講主標月老人經畱二宿登臨觀覽奇峯削壁林木豐茂東壁見遺山先生筆跡又源祠有景氣清淑平泉遠樹之歎先生常作詞云一笑青山頂未受二毛侵於此可見賢人之心不以利名拘其身仁智樂其樂也刻諸于石以紀其末

征行都元帥五路萬戶梁公神道碑

元魏初撰

梁嬴姓非子之後秦仲有功於周平王封其少子唐於夏陽梁山是爲梁伯其子孫以國爲氏如梁宏梁益耳梁嬰父輩爲晉大夫汾晉地平遙其屬邑也公之先家

於平遥者其世蓋久然自公始大著祖諱顏父諱秉鈞
好施與鄉人以長者稱之娶郝氏生子七公其第三子
也公諱瑛少有大志勇力絕人善騎射金季中原受兵
所在郡邑望風奔潰戊寅元朝太師國王領兵南下公
曰天也死填溝壑何益乃率衆詣軍門上謁卽授元帥
左監軍使撫定居民攻諸城堡之未下者公屢出奇計
招誘降附凡百餘所明年從國王掠霍黯沁徑太行大
膊懷孟又明年入關秦隴悉定用是錫虎符陞征行都
元帥以縣行平定州事俾公領之兵火之餘戶口蕩析
公安集有法人始有息肩者戊子四月武仙陷平陽太

原州介於其間。卒莫敢犯。國王檄公進兵。仙大敗。卽棄城走。己丑入覲。適改定天下官制。特授公金符。御前千戶。明年扈從南征。至鳳翔。俾西徇宋地。西和興元。十數城俱下。壬辰。天兵次唐鄧。公前其鋒。與金兵戰於釣之三峯山。大破之。河南震恐。時降附軍民日衆。他將以糧不給。欲盡殺之。公曰。殺降不祥。凡隸麾下者。悉得不死。其父子兄弟離析而復合者。俾籍於民。幾三千餘人。乙未。從元帥瑒海甘。不入蜀。宋人守瞿塘。衆不克進。公作皮渾航以濟。瑒奇之。奏權征行萬戶。留鎮興元。戊戌。又從塔公圍資州。踰月始下。塔怒。欲悉坑之。公曰。今始得

一城而坑之。他城未易下也。塔善其說。公喜曰。吾起身鞍馬間。不啻百數十戰。未嘗敗北。所全活者亦不下數萬計。壬寅。宋人陷成都。公與先鋒禿薛擒其四川制置陳隆之。成都平。丁未。公年五十有七。告老不允。詔公充西京平陽太原京兆延安五路萬戶。治太原。以子翼襲行軍千戶。公以太原甫定。民多離散。懇聞於朝。給復三年。於是四方來歸者三萬餘戶。刑簡令信。境內以寧。丙辰三月十九日。卒於家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六。越五月。葬於本邑麓臺里先塋之次。禮也。夫人溫氏。子男四人。曰羽。太原路管軍千戶。曰天翔。少中大夫。西蜀四川

道肅政廉訪使曰珙早喪長卽翼也遷成都轉運使女
四人平遥李思齊忻州長官塔察京兆路兵馬總管馬
祐太原路鎮撫都彈壓李燦其婿也孫男一十人偉宣
武將軍行軍總管儀偁傑秦王府侍衛補太原路管軍
千戶佐時中時正鴨水縣主簿時仁時義俱有立志女
一十人七適大族三在室曾孫男一十四人長思賢次
思敬行軍千戶餘幼女一十五人天翔與初有一日之
雅謂碑銘未刻請文其實乃按所具狀序而銘之銘曰
天地草昧間氣鍾豪傑秉機騰其中漢唐之初如囊鋒
聖元乃有平遥公公之譜系羸本宗世稱善人服於農

風之從虎雲從龍千載一時公實逢萬夫肝膽誰爭雄
批秦挾晉天爲紅望之而畏羆與熊其心休休如有容
救降釋俘扶疲癯并氓至今猶呼翁天之報施亦已豐
若子若孫咸登庸麓臺西原汾之東龜螭有文圍有松
千秋萬祀何終窮

少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司使梁公神道碑

銘并序

元監察御史李元道撰

公諱天翔字飛卿梁姓世爲汾州平遙縣人曾大考顏
大考秉鈞娶郝氏考瑛多磊落有當世志便騎射以
勇聞佩金符御前千戶尋升都元帥五路萬戶娶韓氏

生四十公其季也公生而卓異未冠能樹立讀書通大義弧矢之藝妙絕一時尤邃國言家素武弁獨以文階起歲丙辰尹平遙縣時公年十有八克自振厲有夙成風每召邑老十餘輩禮以酒食詢以民事衆老皆曰可而後行會歲旱境內饑問以救災術僉言東南縣可兩舍有神曰超山致雨暘弗爽公乃自責不德一禱而雨是歲大稔民勒石以頌中統五年制受同知懷孟路興魯總管府事至元九年授從仕郎介休縣尹邑當南北驛衝藩邸絡繹使輅蜂午迎候供億不擾而集建學勸農井井有條承制簡兵編戶以戍南方公第民衆寡甲

乙爲伍少老服其公平用部使者薦十三年授承直郎同知郢州州初附兵氣未戢人懷反側羣不逞聚而爲盜前政不能制公捕得首惡杖殺之餘釋不問於是豪猾畏縮一境帖然而後發廩庾賑單貧恤孤遺撫創罷修校宮葺津梁開陂澤課民力穡野無汙萊州之滯事留獄裁遣一空御史臺才之授僉嶺南廣西道按察司事嶺海瘴鄉人多不懌於行公毅然赴上部按郡邑摘發姦伏以舉職聞遷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副使百姓者宣慰廣海貧墨厲民土豪黎德因之爲閔公劾奏乞還望臣以代朝廷然其請海徼遂寧改奉議大夫西蜀

四川道提刑按察副使。歲薦饑。蜀山水四塞。糴販路絕。公言諸主者。當發廩以周饑民。僉議上聞。公獨曰。報下則民殍矣。朝廷罪責償。某身任之。衆莫能奪。遂發糧四萬斛。舉郡覃焉。桑哥柄政。遣使校天下錢穀。檄公分理。時皆希旨肆暴。公寬猛適中。不事剽剔。時論多之。廉部南郡建言。思播入番蠻。貊所家。怙險莫制。盜弄我干戈。虔割我疆場。宜遷其右族。郡之使。且選良撫臣。使之知懼。朝廷後以宣撫殿南服。由公請也。授奉政大夫。浙東海右道提刑按察副使。未上。二十六年。雲南行御史臺授朝列大夫侍御。公下車。白曰。南詔衆夷變服無常。而

守臣綏御乖方得不爲將來之大戚乎訪軍民利病得汰冗員薄稅歛省驛傳遷土官恤兵政已逋懸布威德懷遠人切治體者二十餘條乘傳以聞世祖皇帝深所嘉納授吏部侍郎會高麗饑制以公往賑還日奏對稱旨授少中大夫成都路總管未幾改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命下疾革至元癸巳七月四日卒於都城寓舍春秋五十有五子時中等以樞歸以是年九月二十一日葬縣之麓臺先塋夫人周氏太原鼎族子男六人曰時中朝列大夫信州路總管府治中時正承事郎清河縣尹時仁忠顯校尉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時

義承事郎成紀縣尹時智時信未仕女三長適將仕郎
懷孟路鈔庫大使劉自得次適沁州杜仲箎季適宣使
相里輔孫男一十一人之材從仕郎保德州判官之楹
之拱之樞之權孫醜間延童孫女二十三已適將仕佐
郎萬泉縣尉茹春承事郎太谷縣尹張伯顏不花忠翊
校尉管軍千戶寇彥禮集賢院宣使李完澤冠州長官
李答答曾孫男八黑黑頑頑霜臺曾孫女二幼時中狀
公行事走京師泣懇曰先公棄諸孤養旣克襄事歷年
二十矣與先公聯事久莫子若知先公之素亦莫子若
敢以銘墓道請公資易直不置府城鄉黨稱孝友喜文

士樂推挽後進蒞官將四十年理民爲循吏執憲爲才
監司轍迹所薈威惠並著嘗治官書必察吏之賢否有
以小罪當笞其人懇以母老且病願沒身不齒仕版自
贖公惻然釋之論者以公有公輔之度云銘曰維金其
符維壁有蒲父撝元戎子爲大夫梁氏曰媽四葉始大
司牧司憲遐邇畏愛弱齡植節白叟是從教孚百里澤
普九農天討南方索兵毗籍臚分殿最毗妥兵集繁郢
之孺靡爲盜區殄厥渠魁乃菑乃畚嶺海之南蛇虺之
窟有來冷風廓清瘴毒粒民之饑鋤吏之姦威行務川
德被岷山下詔行臺民勞官沸露草入告交泰庭階南

人是惠帝曰俞哉處汝南黎共領春官哺我東夷四遠
身周幾半天下使指蜀臬吾將稅駕哀中其壽天畀其
才胡不百齡吁嗟公哉汾流蕩蕩晉山屹屹植石鑣銘
以表窳窳

杜思敬諡文定議

元人失名

培之厚者其根大德之深者其澤遠故求忠臣必於孝
子之門論王佐必考正學之自乃若故中書左丞杜思
敬由其父奮起行伍顯立勲勞遂得給衛世祖皇帝潛
邸及遊許文正公之門益知講學源委初任御史臺都
事轉治書侍御史權姦伏辜臺臣以失言併逐世皇獨

量其忠命泣職如故無幾除戶部侍郎歷右司左司郎中出爲順德安西總管就僉陝西行中書省事尋移汴梁總管復入爲侍御史議事上前首當帝意拜中書叅知政事進四川行省左丞以疾不行及爲中書左丞彌綸匡贊洪圖大抵以忠誠爲格君之本以安靖爲出治之基進退適宜始終全德所謂西平之家有子而河汾之門多賢豈不信哉諫行易名所以勸善矧茲丞弼歷事累朝可無美諡申示褒旌謹按法敬直慈惠曰文踐行不爽曰定請諡曰文定公

故沁州長官贈沁陽公杜君祠堂記

元弋穀

以人之身爲身。則人亦身其身。以人之家爲家。則人亦家其家。已之身。非人之身乎。人之家。非已之家乎。古之君子。一視同仁。物我無間。奮不顧身。以濟人利物爲已任。視人之害。猶已之害而去之。視人之利。猶已之利而爲之。實德久孚。輿意同感。或捐軀以報之。或奕世以祀之。猶恐不能盡其心。是以南陽遺父母之愛。宏農羞絃歌之薦望。峴碑而感泣。藏甘棠而弗剪。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沁之爲郡。襟三晉。帶兩河。扼南北之衝。變故之際。憑阻而觀望者。蜂起蟻聚。于時之民。可謂難安矣。烽燧旣息。版圖一定。以蕞爾之荒區。當出師之要路。以瘡

瘼之疲俗應倉卒之急賦其政可謂難平矣士隘而多
瘠民勞而易貧生財之道甚少而用之者夥其治可謂
難治矣合數者之難而我元帥杜公一以誠意處之未
嘗以夷險芥蒂于胸中故能制其二而懷其柔安其邇
而來其遠阡陌荆棘衽席塗炭均徭賦賑乏餒四十年
間政平民安課其毀最視他郡爲優此其章章著見于
人之耳目者惜乎其績未究而遽有拂衣之歎此人之
所以思慕痛恨而不已也若夫家世之系出處之蹟則
碣銘存焉茲故得而備述之蓋其敦本抑末尙實惡華
勇于去惡篤於撫善小民號泣哀慟之聲達于遠近是

豈偶然哉。中書楊君以朝命宣撫是邦。期月之間。親閱政迹。況於公有二十年之舊。故其知之審而詳之深。一旦集僚佐耆老而諭之曰。卽公始闢此境。還定勞來以迄于今。旣肉而骨。又壽而脉矣。功德所著。不爲不多。今不幸而逝。其忍遽忘之乎。祠而享之。亦報本之禮也。僉曰。此衆人之素願也。重以王恩優渥。廟貌俾新。榮上公之號。腆血食之祀。報功崇德。一遵古典。上下之情。不約而同。誠之不可揜如是夫。遂卜吉地。旣堂而且豫焉。以爲歲時酬奠之所。仍謁僕以紀其實。辭不獲已。因謂自古人正學之廢。而誠意之道。間見于勇烈剛毅之士。蓋

以性質之端。殼資稟之渾厚。故其善言善行。皆自誠意中發見。傳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而上之所以嘉公之勞而厚報下之。所以感公之德而不忘者。其以此歟。僕非知公者。蓋聽夫邦人之頌如此。故樂爲之書。與夫色仁行違。以竊時之聞者。固有間矣。歲丙辰七月二十五日記。

呂簡肅公神道碑銘

元虞集

公名洸。字蒙甫。太原汾州西河人。蒙泉者。大濟王鉅書而錫之號也。性篤實方正。承乃父彰德公教。潛心性理。旣冠。觀光京師。以國語文字爲廣平大名教授。秩滿辟。

內府史復授承事郎監豐穰倉論課爲京倉最遷通政院照磨能聲丕著大定甲子朝論以公優於理授承直郎備用庫副非素志不拜又除河間等路鹽運使經歷以疾辭時中正院狄公知公抱負授承德郎都府經歷公勉就職擢淮西道肅政廉訪司知事將行復拜大宗政府左右司都司尋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首言八事開經筵嚴衛禁清選法舉賢才復常平設義倉謹邊關修武備其貪鄙罷懦皆苗薈髮概之其治績顯然者薦諸朝天歷初四川兵叛公守省湖廣料賊兵必東乃督行省平章劉安恒等分兵守歸峽潛授方畧

謀知有備不敢東使大江南北得奠枕者公之力也出
南臺都御史僉海北海南肅政廉訪司事既至興學校
厚風俗按海南四郡明年按海北五郡訟息化行高城
深池以備盜浚渠立棚以防姦揚威有堂以習武通極
有關以禦暴寇至弗能害寇退老稚相泣曰微呂公吾
屬俘死矣有疑獄參伍得失俱賴以免嶺海之間去天
日遠民之鬱抑多未獲伸公洗滌冤滯不可勝記南閩
洞蠻構難誘陷鄰境公單騎叩賊巢來降者以萬計剪
不通道冒險夜行旦暮不得息人不能堪而公處之晏
如先是客死海南者皆委之水火公惻然拊俸金市雷

陽高壤地，垣以護其葬，屋以庇其祀，名其堂曰澤幽，化
洽南土，聲達天朝，上遣使特賜服以勞，加中憲大夫，移
遷嶺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凡所行悉如海南北，其孤寒
子弟，公割俸延師以教育之。民告饑，吏白當聞，公曰：「比
聞動淹旬月，吾不忍赤子之絕於乳，亟命發粟賑之。」墾
屯田，教樹畜，凡爲民興利除害者，汲汲而勇爲之。至順
三年四月十九日，第浹歿於家。公聞之泣曰：「二親年邁，
一第又亡，其能居乎？」乃歸省親，老幼遮道垂涕不忍別。
就道，詔加亞中大夫，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未
遑赴任，亟歸。途中聞乃父恒齋公已歿矣，丁父憂服除。

起爲襄陽路總管本路諸軍與魯總管管內勸農事旣至一新約束明憲令先之以戒告申之以懇切未數月襄民大化丹夫子之宮牆碑六賢之封誥增廣生員申明勉勵揭示白鹿洞規不惟郡邑有所師社學亦從而興起新社稷壇葺三皇廟凡庫易亭碑廓而宏之備水滌防姦慝便於民者知無不爲凡爭訟積年不決者決於公之一言有誣服殺人者在禁六年五府不能明公竟免其辜有妖言惑衆者株連數郡止坐首惡餘誣者得自白禱神雨應拜火風回甫歲餘以侍親歸襄民泣留者數千人丁母憂服闋詔加公爲刑部侍郎公遂於

律學審事平允聲譽甚著丞相脫公偉其才平章王公引見上上記其桂林之政特賜服以寵異之大名大府也是時上方勤恤民隱慎簡守令公作新治化乃授公大中大夫大名路總管兼府尹本路諸軍與魯總管管內勸農事知河防事既至修明政教丕變舊俗餘如尹襄陽而加詳焉至正甲申秋七月水大至幾入城公督官屬堅隄防民竟免害及羣盜起大掠燕南而齊魯尤罹其毒忽賊騎兵數百至時夜未半公方巡警聞之撤西南二門橋梁把截衝要諜知不可入賊乃退會臺議各道憲長公以宿望擢拜嘉議大夫海北海南道肅政

廉訪司使十年而重來老幼咸乘風濤而至如復見其父母焉雷境有譚福旺者據險遠擅腹剝其民或忤已必因官府文致其死或竟殺之其勢延水陸數百里有司莫敢問帥府懸捕盜之賞譚持檄遍虐其鄉俘平民以獻曰此盜也又執傍近之人以告曰此賊黨也凡百十人有司通爲姦利獄久不可決會陳斗柄被追攝與捕卒相拒譚大煽其虐無辜甚衆吏更蔽之公亟命捕譚至罪如山積一一欵服硃州民羅仲仁與譚並稱二豪逮治之罪尤甚於譚二酋服辜海民始得安縣吏有強委禽迫良家女爲妾者女家不願適女過市摔而詬

之重辱之女憤投水死憲府按吏以法有二商船遇盜盡劫其貨商之徒十九人浮以登岸告岸之父老因執以爲盜獻諸官有司弗察憲府問之得其情罪執者求真盜有商郭艤舟白沙浦夜遇風登貨於岸岸人掠之而韓氏兄弟適至得所遺物甚微郭詣韓取之欲盡償所失有司以盜論韓而白諸憲府得其情謂韓拾遺非盜按律免之徭人寇遂溪石城及海康諸鄉官府驅賊退民有執盜後者繫獄吏用其辭以爲皆鬱林博白民移文捕之博白吏械良民與已讐者六人以致憲府問得實皆釋之凡如此者皆足以服民志使荒遠之人知

國家法度不可犯憲府政治不可欺賄賂黨與之不可恃誣罔羅織之不可行此其畧也至正六年除嘉議大夫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司使赴任歿於海北雷陽之民如失所恃以聖恩扶還靈柩葬於洪哲里先塋之次前夫人吳氏祔及請諡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河東郡侯諡簡肅然內助之功再娶王氏方氏居多焉公二子長曰權次曰楷一孫曰達海帖木兒凡公自筮仕至屬纊其行狀則河東田渭棗陽縣尹徐真朝列大夫國子司業潘迪等之所撰乃子權謹書而備錄之屬予銘焉銘曰於皇聖明龍德在淵鑒茲臣庶

志無遺賢濯濯桂林司憲之貳服其父訓奉職盡瘁乃
錫天章以畀其家惟久惟恒則於汝家帝開明堂召用
舊臣寢貳憲部秉國之鈞上憂遠人信任是使郡府使
節徃稱其使睠茲島夷海波間之要荒弗治從官實來
寄重事煩不遑眠食不以細務弗及心力商困於盜脫
身自歸反爲吏執加以赭衣民有室家吏欲強婚迫之
自沉孰究其冤民有強梁恃險爲姦奪貨殺人有何憚
鰥捕盜有賞盜不時得平民怨家桎梏爲賊留獄無驗
至正六年毀家殞身誰爲之言凡此之流善良瘖瘂狙
詐壠斷何適非賈蜂螳搶攘職此之由不渙其羣吾民

曷休煌煌繡衣旣信旣久無情之辭一見立剖羅織鉤
箝畧不得施蕩蕩其安于于其隨父母妻子晝耕夕寢
惟蒙甫公貽我豐稔惟皇聖明當宁念茲遠人所安錫
召以時歌以蓼蕭燕以湛露遂相昕朝百福來胙

汾州府志卷之三十

藝文四

孝義縣重開潤民渠記

明武德新

孝義縣之西南隅有河名曰孝子源出縣西百里之薛
頡山有渠曰潤民通孝子河引水溉田其來已久歷元
辛卯民以避兵爲急不暇於農至我明洪武三年命亞
尹成公器之來治是邑下車之始惟以招集流亡勸課
農桑爲守土安民之要攢合戶籍均平地畊示寬征薄
歛之由柰殘毀之餘民猶有未獲來蘇者繼至去秋及
今春不雨乃呼里民喻之曰方當東作雨澤愆期歲功

一失饑饉臻矣茲有潤民渠廢未久若輩當汲汲起壩導水庶可利農事而禦荒旱矣衆皆鼓舞從命卽糾合鄉村之被利者得工八十有五始自二月之辛未卜於高崖底壅築隄堰疏通水道成於三月之丙申由縣南廂達於縣之東北隅次則文瑞中義等鄉首末輪流循環不已俾墮塉之地變爲膏腴烏鹵之田轉爲肥澤二麥蕃然而秀五穀華然而茂籬落園圃間一望如雲耕者悅耘者喜荒者闢閑者作回凶儉之萌爲饒給之兆是以田夫野老馬走牛童皆知水之利無窮公之德實溥矣衆乞予爲文以紀諸石欲使後之人被其澤而思

慕不忘也併錄工程人姓氏於碑陰以共傳不泯

孝義縣重修廣濟渠記

明王宏

高唐之山有孝子河源出孝義縣西北山駢於白壁之左右旁分二水合流一派開渠東注環流城郭朝廷賜額曰廣濟渠潤物惠民誠有利於百世也邇年以來世與事殊物因時變或秋水泛流洪波橫逆久而淤澱俾高者傾平者漫且荒且涸耕穫之地咸爲榛莽值兵革煩興民物凋敝不復知有廣濟渠矣洪武庚戌春三月天久炎旱瘡痍之民弗克更生新授判簿成公器之濠梁人也才兼通敏素以民事爲心訪於耆宿成執中於

沙州府志 卷三十一
是驗地之形勢水之故道率衆興工雲集而至不旬月而渠復成知物之情興民之利亦由漳水灌鄴涇水注渭克紹前賢之嘉績者傳之百世庶幾其不朽乎

孝義縣濬濠築隄記

明人失名

邑之西北蜿蜒屈曲高下皆山一值春霖夏潦萬山之派悉東注焉城中之水無所洩城外之水無所蓄兩相距而衝決激盪匯爲巨浸歲歲爲城垣民舍患蓋城之濠淺且狹又經填淤向曾有護濠隄岸兩重亦漸就摧圯故水之患較前益劇予蒞事之明年因其故跡募丁夫數百名具畚鍤興礮鼓親身督役俾濠之淺者浚之

深狹者闢之廣隄之庳而薄者增高益厚樹柳數千株使牢固其根址保使無嚙蝕焉庶西來諸山之水不至內偪於城城中積潦悉注於濠居民安堵城郭晏然然後予心始慊尤冀後來者踵行而修濬之以俾勿壞則一邑生民之幸也是爲記

石州重修上鳳山希夷廟記

明許孟和

石州三陽山在州北二里而近廼宋希夷先生蟬蛻之所也山有土穴二世傳希夷嘗居於此按史希夷姓陳氏名搏字圖南自號扶搖子五季末宋初亳州人方四歲戲渦水側遇青衣姬抱置懷中乳之聰慧日益性好

睡明易數之學有圖天下之志嘗曰大丈夫不爲一世之主必爲百世之仙因過宋值太祖於酒肆中詫曰此方面大耳者異日必貴作歸隱詩曰十年踪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富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收拾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入武當山辟穀練氣廿餘年徙居華山雲臺觀周世宗召至禁中以其好睡令淨掃一室以居之閉戶月餘不出人或以爲死及啟戶視之其鼾息如雷賜號曰白雲先生久之乘白驢入汴至洛陽聞太祖登極大笑墮驢曰天下自是定矣宋太宗雍熙元年

十月召至以野服見戴華陽巾草履黑條不類凡俗因問歷數則答曰且睡且睡直待五更三點至時問之則曰已言之矣問建都則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尋請還華山詩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卽凌虛跨曉風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賜號希夷先生日與蜀之季真八百游八百自稱神仙年八百歲曰吾動則日八百里故楊誠齋譏之有步行猶是地行仙之句再召則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終不起其相法尤精弟子种放初徃見之作樵夫拜於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邪二十年後當爲

顯官放曰。某爲道義而來。官祿非所願也。希夷笑曰。君骨相當爾。太宗太平興國六年。上聞召見放。以母老辭。賜予甚厚。詔曰。使天下知朕厚逸民旌孝子。而相勸爲善也。乃命長吏旌其事。真宗朝。張齊賢言放隱居求志。孝友之行。可礪薄俗。召爲左司諫。表求歸山。因改右諫議大夫。授給事中。作七言詩二章。餞於龍圖閣。隨手引登。如明皇之優李白焉。隱居終南之豺林谷。東明峯。結草廬。以講習爲務。後進從之甚衆。傳易道於穆伯長。伯長傳李挺之。挺之傳邵雍。雍傳其子伯溫。至其孫溥。始不得其傳焉。張忠定公詠少時謁見。欲分華山一半同。

隱希夷曰公有官爵未可議此天子望君如失火家待君救豈可不赴也以筆墨蜀箋遺之公後帥蜀作詩贈之曰性愚不肯住山林剛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檄回頭慚愧華山雲故兩鎮杭益皆有善政錢宣靖公若水十歲能屬文希夷一見以爲有仙風道骨請麻衣道者共相之擁爐以火箸書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真宗朝任樞副年四十致仕皆如其言端拱初先生命弟子張超鑿石爲室化形蓮花峯下此見諸史傳者也洪武戊午秋僕典教玉亭其故老則傳希夷居室之草場街嘗掃禿帚乞食於市面垢不洗洗輒

雨人以爲雨讖。後居三陽之嶺。有女奴日饋飯食。忽陝
右人過。見而拜之。作詩曰。古洞巖前碧水流。白雲繚繞
鳳山頭。幾年不見先生面。今見先生在石州。遂蟬蛻於
穴。鄉人瘞其骨於山右二百步。元季有州官達魯花赤
濁龍者。聞其異。發視之。見其骸。仍跌坐於座。令人舁出
整之。旣而首忽墮地而解。髑髏大如斗而色赤。土人以
紙裹香於傍。經宿盡赤。將帥荆子倫亦欲往視。土人辭
以不知而瘞之。華山道士累欲盜其骨以還陝。至吉陽
而不能進。復送瘞於茲。此聞諸土人之說也。豈希夷羽
化之後。而復神遊於石乎。嗚呼。僕聞道家者流。欲其精

神專一。動合無形。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能究萬物之情。而不爲萬物先後。此神仙之要道也。又豈若吾儒之踐履篤實。而可以傳名於萬古哉。然世之人。每喜聞而樂道者。得非以其若曾點之狂。而其名尤彰於宋乎。且希夷一隱士也。或以爲居於亳。或以爲居於石。至於九江陳氏。家世業儒。徃徃亦冒其名。以眩流俗。豈吾儒之事業。果不如仙道之可傳於久哉。是可傷也已。是可嘆也已。山有舊廟。元季燬於兵。國朝洪武甲子。天真觀道人王混然。與道者張仲謙。重建祠以祀之。因礱石走其徒王敏道。請記。僕因撫宋史之文。著於前。復紀其土

人之說著於後，俾刊諸石，以俟後之博雅君子，操大手筆者，有所采擇，亦以祛後人之惑云。

贈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霍公墓誌銘

明余學夔

公諱大方，字仲矩，姓霍氏，汾州孝義人世爲邑著姓。曾大父霍道，大父霍良，父霍彥祥，潛德於儒，弗輝於時。母周氏，公生元至正丁未九月二十七日，自幼端重，不事羣嬉。元季四方弗靖，退伏閭里，肥遯之樂，貲具豐富，貧者資之，弱者仰立焉。質直不回，擇交不論貴勢，惟德是洽。苟有富且貴而德義罔聞，雖衆車徒弗顧也。故閭井之弗平者，往往求直，且平居事父母孝，膳服之奉，必身

親之不以委人。執親之喪。泣血弗見齒。附於棺者。必誠必信。造次循理。弗苟焉。尤篤於訓子。嘗謂莘曰。吾少經離亂。弗克紹先業。汝生長昇平。其勿墜吾教。以庠序爲禮義相先之地。俾遊鄉校者。教之經術。行義。莘承其意。永樂丙戌。以明經登進士第。奉詔歸榮。故鄉公戒之曰。朝廷作興士類。一至於此。汝尙克慎。乃身以無負茲寵命。庶不忝所生。而有光吾門也。莘受教惟謹。果爲名御史。簡慎凝重。得憲臣體。有告公者。公大喜曰。吾亦可以瞑目矣。永樂辛卯十二月十七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五。葬於本縣張家莊之原。洪熙改元。舉褒功之典。

凡廷臣勞勩彰著列於誥勅榮及其親子莘雲南道監察御史勅命贈官如其子配崔氏贈孺人子二人長曰功遠次卽莘娶任氏寵如其姑孫男元愷憲振吉祥慶雲嗚呼公之行義有不可掩如此是宜銘之曰霍本姬姓河東其里博陸衍施世濟其美中陽著姓德義同豐流分源一爵祿以崇公能教子克明聖志久隱而顯歆羨於世是日子能實公大明載世有碑閭里之榮汾河源遠奚止千里我銘墓碑厥聲無已

盧氏縣令于君墓表

明劉定之

予往歲奉命祀嵩嶽登高臨遠見環嵩千百里間歷

以問人有言永寧盧氏兩邑富庶其民自得於熙洽之
辰積有年矣予心善之今行人劉秩以其同官于坦來
謁爲坦之父縣令君請表墓追憶歲月則予至嵩正君
爲此兩邑績成之後也君名淵字德深石州白霜里伯
達建中仕賢其曾祖祖父也俱隱處不仕有善行君少
入州庠習詩經貢至國監益勵所業師友稱之歷政事
滿得仕初丞永寧巡撫河南都御史與藩憲交章薦擢
爲令繼改令盧氏其在永寧民男女嫁娶不及期者促
之成禮勿以資賄相責望從而畢婚者三百餘室白渠
三宣利新興萬箱漑田千頃湮塞旣久失其故利率衆

鑿治之腴壤彌望歲有常收巖洞產銀採者爭鬪死傷
奏置崇陽巡檢司前患乃弭邑遣民協濟孟津渡以其
遠言於朝得免役者十七家所修社稷山川邑厲壇城
隍嶽洛大禹光武文彥博廟皆勝舊規於大成殿學宮
致力尤多像設禮器巍煥堅備增拓翰林學士薛友諒
所建洛西書院以居來學絃誦翕然奉詔完其邑郭鼎
新聚木石從堞濬池可爲經遠計其在盧氏不克久然
聲已著於鄰封民歸嚮之賦集訟理不異永寧也於時
君年餘六十母張孺人年踰八望九矣君乃告歸奉親
教子之暇優游山水間歸之明年甲戌見子坦登進士

列於朝行。又若干年而母壽終。近百齡。葬祭有儀。光於聽聞。未幾君卒。卒年七十有一矣。元配慕繼車及高三氏子男四。泰振茂坦。女二。適李振王琦。皆庠生。孫男十一。璽國監生。瑄瓚珙璜璵璥璠璣。孫女八。適庠生安貞王甫韓璉。餘未聘。曾孫男三。天順癸未十月十四君卒之日。州西孟家領之陽其葬處也。惟君宦績存於所蒞之處。有實可表。而祿集於家者。蔭本延棧。豈非天以報君而然邪。未有無足報而天爽施之者也。由是觀之。君信善令矣。表其兆域。非特示子孫。使克念前聞。抑俟顯揚於未已。彌彰宜民澤物之有後祉也。

梁節婦墓誌銘

明張錦撰

節婦元肅政廉訪使梁天翔曾孫旭之長女溫良恭敬
慎而寡言出自天性且勤於女事父母最鍾愛之年十
八擇嫁於榮祿大夫光甫元孫辯克執婦道無違親戚
咸愛重之年三十辯卒寡居是時子公茂方五歲公興
方三歲顧方八閱月欲從死柰舅姑在堂遺孤在懷無
所依托遂躬紡績織紉夜以經旦以給衣食居數年教
公茂公興力農業支持門戶家道漸豐遭頤入鄉學攻
儒業中成化乙酉鄉舉名動京師孫五人曰璣曰瑚曰
璉曰璋曰珙秀發異常咸節婦之教育也成化二年間

賜進士出身平遙縣知縣田掄奏請於朝以旌表之詔
未下而卒年幾七十舊墳在縣治西南地名梁趙原周
圍百畝林木森鬱中有石人石虎石羊石望柱石過門
碑銘剥落世傳元兵馬大元帥六世祖彥哲之所卜也
合葬節婦於墳之艮位送者及千人鄉邦慕之願抱終
天之恨乞銘於予以示永久予以同年之好義不可辭
遂爲之銘

孝義縣補修舊治歲月記

明張日升

宏治改元年冬十一月余來知是邑也以教化安養爲
心農桑學校爲務均平賦役殄除盜賊凡利可興弊可

革者卽與興革之強當鋤弱當扶者卽與扶鋤之催科以時簿書無壅詞訟少簡而事多就績遂及夫敝壞者乘時以次而修葺之蓋以公署者政事之所也正廳建自元大德間迄今百九十餘年敝陋弗堪兼且促淺故於宏治二年季秋因舊架而增深二丈砌以磚石圍以木欄仍於堂後立庖廚五間西北隅立工匠局三間分糧倉二間西南隅馬神祠一間牧馬廄一十間徙獄門於儀門之內其功雖鉅不越月而落成學校風化之地也堂齋創自洪武初年今百二十餘歲傾圯弗支况又卑陋遂於是歲孟冬撤去故構而創立五門壘以堅石

覆以甬瓦四年季秋東齋樹三楹西齋亦如之前立門房左右二角門其費雖多不滿期而畢舉宏治三年秋成之後補築城牆堞口高九尺覆以甍瓦四門各建門三間以壯保障之固宏治四年農隙之時重修布按二司二門各一間後堂拖尾四架塗以粉飾兩廂各三間以安上官之寢六年改立帝君祠三間開學門東南向號房射圃東西對峙七年復建學後堂五間開三門俸廩倉左右輔翼又建澄清坊一座公館後寢三間西南二南壇齋宿房三間東西吏舍各三間八年秋以鐘鼓啟晨昏卽號令政事之一端也前人懸之於槐岔間亦

因循數年未暇飾之以架士夫見者莫不匿笑欲創建
柰力弗逮一旦故老咸曰縣東南隅舊有鐘鼓樓前龔
二尹立於真武廟前爲樂樓余以爲真武棲心元妙必
不樂此遂移徙分建於戒諭亭之後東西各二架而增
大之以懸鐘鼓而宣政令也通記補修則有十以問架
計則九十其數雖多尙有缺者幸而來歲有秋重修東
西幕餘及西吏舍庶幾少完矣凡此修葺因舊規而增
新之未嘗得以改作其料物皆因時措置不敢科擾民
財其功役皆因在官而益之不敢勞民力故不怨而厥
功成矣數事旣竣非敢自侈其能况春秋有事必書姑

刻此以紀其歲月俾來者其有考焉

孝義縣重修南曹村普濟民渠記

明張日升

聖朝大政畢舉其於水利一事特注意焉既設郡縣以分領之又命重臣以總督之無非欲其水之大小凡可以利民者悉令築堰鑿渠以備旱潦而灌民田尤慮其職之舉廢無以勸懲故於律戒其官失時不修隄防懲其民則曰盜決河防俾人人趨所以利民而避所以病民者孝義古名邑也境內山川環繞水泉灌溉之利亦多西有勝水河舊疏濶民渠廣濟渠新開上原村渠賈家莊盧家莊渠北有行春河舊開號城渠柳波渠東有

汾水河舊疏王政村渠文峪河渠歷歲茲久率多淤塞
宏治改元仲冬予來知是邑明年春民有以故事陳者
悉與鄉人疏通之維五里許有渠曰普濟民者其源出
自西南七十里玉泉山下經流南曹村入勝水河東道
於汾其勢湍急隄防每爲所壞水利弗興況此村四顧
桑田千頃非資此水曷克有濟先時永樂間知縣劉祥
創修之未幾患大水隄堰坍塌遇歲旱民多病之越數
十年更代無常未暇有舉之者予於三年春詢其故事
急欲復舉親督工役不踰月而成纔經二載患大水河
復崩六年秋二尹葉公蓮幕黃公鄉耆張能等詢謀

僉同先期黃公督工事將竣公出葉公代焉尋舊蹟而增築隄堰高厚倍於昔傍栽柳樹百餘以附之仍立分水日期於是渠道通流歷數載無崩決之患鄉民僉謂宜立碑以紀歲月予因民之自記者并及渠之兩岸民置田畊四至認糧石斗升合水程次第澆田頃畊村落散處贅陳於末圖以示將來云宏治十一年秋九月日記

辛文淵墓表

明任良弼撰

辛氏自勝國來爲石州巨族至太守公始貴顯公諱文淵字道深號東山曾祖智祖守中父憲咸嗣行義高於

鄉宜耀而晦。母李氏亦克配德。生子四人。公其次也。公姿貌莊重。慎簡笑語。喜讀書。輕貨利。公之兄嘗督公徵鄉貨。公曰。使弟不爲周孔。而顧使爲陶朱乎。且先人已沒世。忍使之終無聞與。時公年十五。始入鄉校。刻苦問學。爲士聞人。提學副使胡會稽。沈金陵。皆名知人。按試每首公。且布所試文。以式郡邑。中成化庚子鄉舉。命與時奇。累不捷於春官。遂築室於東山。人因號之。弟子從者日衆。公學益純粹。登宏治癸丑進士。冢宰耿公。悉公抱負。欲置公科道中。偶疾作。弗預。明年授大明府濬縣尹。濬大邑也。素難治。公嚴威寬仁。咸適厥宜。頌聲至今。

在王威寧嘗贈以詩有冰清鑑明衡平之句皆紀實非
妄言巡撫史琳首公薦剡未及擢而公丁內艱先是聞
母病卽欲解綬歸當軸不可焚香籲天願減己筭益母
壽及卒哀毀幾絕葬旣悉從禮不顧俗服除補順天府
固安尹固安亦難治又近京師多權倖懦者苦其撓剛
者輒羣矢而毒之公接之以忠信處之以公平衆始疑
終化倨者以恭未半年政聲流行巡按黃世經以公風
力聞於上欲署公爲御史阻於仇轉無爲州知州州庠
舊狹隘且傾圯公下車釋奠而嘆曰是誰之責邪卽拓
地築室輪奐翼然化美俗善於先有光秦尙書有記紀

其事巡撫張公紳巡按曹公玉交薦越二載陞河間府同知專戎務值隳廢甚公樹塲連屋簡器練卒纖悉畢燭民咸怪以爲神豪賊巨寇避跡他所巡撫韓福喜曰是可爲諸郡法矣式於五府以顯異之值逆瑾擅威福用飛語逮公詔獄竟謫公廣東化州同知公戒行李無戚容有勸公省桑梓者公曰旣以身許國而又懷土君子不爲也抵境廣之藩臬委公盤運州鹽意欲濟公乏兼脫瘴癘公笑曰吾豈以利害死生易其心者邪竟之任未幾復河南汝寧府同知尋致仕以御史薦復公官改彰德公欲不赴親友力勸曰害公者瑾也公不起欲

誰咎邪始就職時盜賊縱橫於山東所至破郡縣殺長吏於萊州尤甚銓部難其守知公賢推公知府事既至浚湟崇雉器守戰具信賞令嚴復諭以忠義曰若等王民也理勢宜勝賊縱不幸亦忠義鬼矣忍跼踖於犬豕邪卒獲保全闔境以寧時忌公者據要津或勸公饋遺免禍公曰古人無書抵政府吾獨效時輩爲哉竟爲訕復致仕歸鄉里爲願壽會與耆英飲陶然自得若未嘗仕者一日動子長之興南遊江湖舟次臨清病卒正德十一年五月二日也公壽六十二娶吳氏子二槩義官柱鄉進士有文行不忝公後累葉積德於斯亦有徵女

一孫男四孫女一柱奉狀來予求墓表予幸進士從公後知公詳狀公門人張戶部所作者因爲之辭曰辛公孝於母友於兄弟睦宗族嚴妻子世共知也然學不揣章句而務得聖賢之蘊奧以故造詣深而涵養固執此以往雖忤權奸蹈危險瀕死而不屈者蓋外之輕而易其內之重也是豈獨今人之所難哉可謂剛直之士矣予以是表諸隧若夫隨官奉職易人之難此又公之小試而弗克大施者命有遇有不遇又適乎時之宜不宜也其阻於仇厄於權閹忌於讒佞邪正異好從古如斯無足怪也無足怪也

贈君潛菴高公墓表

明閔如霖

正德十五年二月十五日。邱縣知縣潛菴高公。以疾卒於家。又明年三月二十五日。葬於石州沙會村渠西平之原。其女婿之子兵部侍郎南川張公。實爲誌銘。又三十一年。而公之長子。按察副使孟門先生。以書來屬如霖。爲文表於墓。公諱崇明。字文昭。以太學生。受長垣縣丞。謙恭接士。不畏彊禦。豪貴人請託。未嘗曲聽。上官廉而賢之。委以錄囚賑饑。公決疑平寃。案無留牘。賑卹有方。疲人全活。又奉牒董築邑城。以身率先。民樂於趨。不數月而雉堞樓櫓雄壯孔固。已而旁郡寇起。剽劫橫行。

所至殘破長垣獨賴公以全課最陞邱縣知縣長垣人
士垂涕遮道留不獲乃僉謀立碑記公功德且生祠之
夫邱山東要衢也時寇勢益張入邱界中百姓奔竄震
駭公呼諭以義親提劍登陴晝夜巡守金鼓震天地寇
薄城下終不能攻而去公治邱不尚威刑唯以德化而
犷悍乾沒之徒誅鋤不少貸舉無疵政邑有頌聲當道
擬慰薦之待以大任而公輒致政還觴詠之暇則課試
諸子講說經籍諸子咸以文著名孟門先生登進士授
行人歷陞兵科左給事中大名府知府以故公贈文林
郎給事中再贈中憲大夫知府配馮氏太孺人加封太

恭人有賢淑之行宗黨儀式之曾祖整皆端純而隱里
中稱爲長者父岱景泰丙子舉人授觀城知縣贈監察
御史兄崇輝義官崇熙都察院副都御史崇省宏治己
酉舉人崇慶義官與公友愛甚篤子四長金卽孟門先
生先生直道彰於諫垣仁政流於畿輔遷兵備副使持
正不阿有以私恨中傷之者竟弗能爲先生害先生乃
移疾乞休吏部重先生才德爲請俟其疾已而徵用之
上許焉乃今撫臺監司交章累薦且復大用矣次全次
介麟遊縣丞次僉三河主簿再遷壽州吏目孫男云耀
等十四人曾孫維松等二十三人各業儒元孫二人耀

烺幼嗚呼公族貴而德則茂也位卑而績則大也宜有以表揚之況如霖乃孟門先生門下士承命可無辭乎遂論次以刻諸石

增修城隍廟記

明張冕

城隍廟天下郡邑皆有之謂其有大功德於民也神之小而爲防爲水庸爲昆蟲猶虎猶得列祠祀而血食一方況城之高池之深百里封域之廣以袞也有神尸之禦災捍患保障人民者其功德不已卓然大邪神於民有怙冒之恩民於神有報稱之禮焉家尸之戶祝之非諂矣一飲食而祭之非瀆矣合一邑之人新廟貌而承

祭祀靈之所在顧可聽其敝陋乎孝義城隍廟舊在縣城西北隅創建於金末修建於元初我朝洪武成化中知縣郝思敬主簿成文貴義官張羽等再修之迄今四十餘年矣風雨雀鼠之所蠹棟宇傾撓甍甍破裂若將墜焉無以肅具瞻而起敬畏義官張公翥病之慨然以修葺爲已任乃謀於壽官吳公鸞協於大衆張首輸百金吳五十金大衆十金五金一金不等合得千餘金乃飭材鳩工諏日而興土木之役大殿五楹左右司廊廡二十四楹寢殿三楹左右廊廡六楹棟梁之敬仄者正之椳桷之腐蝕者易之楹柱之卑小者崇之垣墉之覆

敗者整之黝堊丹漆金碧重輝煥然倍勝於舊矣又病樂樓之湫隘無以陳歌舞而樂神聽也撤而去之更構以危樓三楹高三丈深三丈廣五丈有奇延閣棧道翼壁飛簷脊獸翬翬尾指雲漢遂雄峙於汾水之上而壯閭邑之觀矣工興於癸未之五月落成於乙酉之十月蓋三年云衆謂宜有文以記之予謂神秉陰陽參造化禁風雲乃變化不可測者烏能以形迹求然廟之修與否雖於神無損益而實有係於民之觀感也使歲久而坐視其敝焉風雨不除日星不蔽神且不能冠冕而臨之在上則崇德報功以人事神之道不幾於熄乎公之所

以不惜其財與力如此也予因紀歲月於麗牲之碑並
撰樂歌三章以侑祭焉歌曰畫棟兮雕甍革故兮鼎新
衣文繡兮佩珠瓊焚蘭桂兮薦藻蘋吉日良辰兮老幼
拜迎神威赫濯兮用鑒微誠右迎神脆管兮繁弦鐘皇兮
鼓闐俎列方兮豆羅圓搜山海兮具珍鮮民稽首兮座
前靈連卷兮眷憐右享神禮備兮樂終返旆兮紫宮驂兩
乘兮架六龍神眷顧兮民禧洪雨暘時若今年穀豐千
秋萬祀兮戴神功右送神

汾東關建城記 明孔天胤

嘉靖庚子秋匈奴寇邊及我樓煩由是幅幘蓋亦有輔

車之戒唇齒之虞焉。時巡撫大中丞中川陳公亟下令言備於未然。斯無患其來。今郡縣外無河山之險。內寡藩垣之固。柰何用戒不虞哉。其議所以繕城郭。築堡寨。毋緩。是時左叅政疊川於公方徙鎮冀南。埋輪汾上。式宏憲典。爰理化機。誅鋤姦穢。照察隱微。盜賊遠遁。流亡四歸。羣生和植。百務允恢。得茲繕城之議。卽慨然語吏民曰。是在我矣。夫汾編氓十萬。城中居者不及什一。而占東郭外者。殆十之三焉。其勢三面當郡。孔道其民市。殷富然。曠屏蔽。何以示守焉。故專爲一城以保障之。宜莫先此矣。遂檄州判馬君負圖等。跡久湮之故址。復強

占之原基定之表經載以繩約諭居民各以其力而修築之而太守張侯又新政而善作於是百姓欣然以爲爲己防患乃協心趨事併力獻工不閱月而厥城告完延袤九里有奇樓堞四望而森嚴視內制蓋翼翼如也由之諸鄉之堡亦次第以考成焉初議築時人或難之謂非千金之費全民之力竟歲之期弗克臻也然備物則因之民用力役則輸之本居成功則假之旬日是其舉事若甚鉅而其營則甚省其動衆若甚勞而其情則甚悅其就緒若甚難而其効則甚速昔人有築舍道傍三年而不成者志其渙也今其築之以爲民也故民心

一焉。築之以自防也。故民力齊焉。耆民雷景昇等願刻石紀頌公德。予因陳公之遠猷。列於公之惠義。著張侯之勤始而善作。及馬君之董理而不煩。與夫管執工役。分命視作之人。咸併錄於後焉。工起於庚子九月之季。落成於仲冬之始。明年辛丑六月上日而刻石。

介休縣興復西渠水利記

明孔天胤

縣東南有勝水。出狐岐之山。其流湛洋。汪濊實惟沃壤之資。力農之本。故通溝瀆。畜陂澤。則奮插而雲興。決渠而雨注。田惡可腴。而凶年不憂。蓋因天分地之自然也。然細民未知其利。庸吏闇於化裁。則水之用微矣。自宋

文潞公始作三渠分引此水灌田其東渠中渠則由東
北灌浸北張宋安等村之田西渠則由石河而西經邑
城黉泮灌浸韓板等村之田百姓享其利其後石河壅
閼西渠乃遂不流蓋近百年莫之能復焉今年辛丑之
夏分守大叅政疊川於公行縣尋介子之桂樹訪有道
之林邱觀風川谷問水郊原遂得西渠所由廢興即召
吏民而語之曰泉流之興以利民也而今乃湮廢如是
夫石河之壅有不可辟者乎是則吏不爲民故行水失
時地利有不盡焉其盍治之哉乃籲命主簿董舉正興
石河之役又命新任知縣董公宗魯督視之浚河深七

尺而暗構石隊於中。袤二百餘步。高三尺。廣二尺有奇。作十日而功成。西渠之水遂復流如故焉。又爲鑿泮池。廣橋門。用受新泌之流。於是士民欣然。謂公曰。一旦而貽萬世之利。知縣董君等以訓導。呂萬里撰狀。介生員馬璐高斌屬余爲記其事。以表石章。俾邑人世世有所分釋。昔西門豹之治鄴也。令名炳焉。史起以爲仁智。豹之盡則有以漳水而不知用。史起乃引之以灌鄴田。人爲歌。今於公之澤溥矣。介人之歌。寧有已邪。嘉靖年陝西叅議文谷孔天胤撰。

裴敏珩墓誌銘

明孔天胤

嘉靖二十九年庚申三月二十三日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南川先生張公卒於家。卜明年辛酉某月某日葬。時其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永石公玘巡撫順天。乃先期以其從姪進士德化所述公行狀寓書於外史。印曰：子知吾兄者幸作銘。嗚呼！悲夫！哲人其亡，失我柱石。顧其立德與功炳炳而在，敢不銘。公諱珩，字佩玉，別號南川。世稱南川先生。始祖和之，自秦遷石，故張氏家世石州焉。高祖居曾祖大全俱戢德弗耀。祖讓贈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考文紳初封監察御史，歷贈大理寺左少卿、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母康氏。

歷贈夫人繼母馮氏歷封夫人咸以公貴云叔考禮起家宏治中進士公八歲從授小學十四授易母兄時齋先生卽潛心性命之學敦尚儒行才章兼美焉中正德癸酉鄉試辛巳登進士第自癸迄辛蓋專力聖學者九年壬午皇上卽位爲嘉靖元年授試御史上疏請崇正闢邪以新聖政癸未實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清審京通鋪行奏革投充占役二十餘家給補負欠物價一萬餘兩尋奉勅巡鹽兩淮條上清理十二事綜覈利弊盡見興除如罷權奄掛號之例杜姦商請托之門乃其大者益正德以來權姦用事鹽法大壞至公始一釐正國課

之外歲得羨銀一百三十餘萬解貯大倉大司農秦公表乞旌勞得賜羊酒文幣有差又造運船以省荒年之徵派清草場以來貧竈之復業至於講學興禮問苦賑饑所以敦土習績民命亶亶如也事竣巡按畿輔復巡按陝西所至獎廉正紂貪邪察寃隱除橫暴在畿輔則奪勲貴濫討之莊田而歸之民發武吏積稔之罪惡而收其黨在陝西則正強宗驕橫之罪而訓典昭革奏帶冒功之弊而名器審監臨舉選最號得人窮邊下邑靡不諮歷至於講學興禮問苦賑饑所以敦土習績民命一亶亶如淮揚焉事竣部議超擢會外艱弗果壬辰起

復掌河南道振紀揭紘。臣益宏多時講官員缺。大學士方公薦公學行純明。補翰林侍講。公三疏力辭之。已乃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未幾轉大理寺左少卿。尋引疾告歸。居歲餘。召還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是時邊計久疎。公至。罷不急之務。汰無益之員。躬勵將士。融以恩威。慎審機宜。戰守無失。尤自節約。以弭貪競。忠信以倡勇敢。蓋凡所經畧。壹意安攘而已。故延鎮獨稱底寧。己亥。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尋取廻坐院。進階嘉議大夫。辛丑。偕吏部考察天下官員。多視公爲準裁。其年陞左副都御史。會宣大總督之缺。廷推

屬公。公上疏言鄉人不便從事。遂以忤旨落職爲民。癸卯召復原職。巡撫寧夏。凡所經畧安攘。一如延綏時。其年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公至。總統方畧。計出萬全。居中調度。算靡遺策。大要以飭內治爲上。廣德心爲本。故其選將練兵。整備設禦。率以靜制動。以逸待勞。臨事決議。必開誠布公。無用智自私之意。以故公威重如山岳。惠流若江河云。是時四鎮大吏如翁公萬達等。皆一時鴻畧之臣。無弗敬服。公節制者。前後斬獲首虜五百八十有奇。生擒十一。奪獲馬駝六千二百有奇。夷器一萬四千有奇。蒙璽書。

金帛褒獎者三。乙巳陞都察院右都御史仍兼兵部右侍郎。丙午陞戶部尚書督理太倉兼管西苑農事。未任以延綏失利被繫議配慶陽。壬子召起用復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癸丑陞南京兵部右侍郎隨轉本兵之左適丁繼母馮憂制終撫按交薦起用而公忽不起矣。公生於成化丙午十一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五葬於山寺平原之新兆從公卜也。先是奏聞於朝以公功德允元贈工部尚書諡襄敏仍廕一子送監讀書其致祭造葬各遣官從事焉。甚渥典也。元配王氏累封夫人生子賢路娶車氏早亡女一適車珏副室楊氏。

李氏楊生子賢門殤女一適監生馮潮李生子平路卽
恩廕者聘綏德都御史孫公女賢路有子曰臧卽官生
公至御史歷太僕廷尉及中丞司馬皆簡授重殷罔弗
宣序而經制西陲之功久且大矣然兩陟再室未究厥
勲其竭忠盡瘁而已者邪公忠孝仁明廉允剛毅涵養
定正踐履精實尤博綜羣籍眇覲衆有而體當於一源
故所出功行文辭不愧古人生平樂取人善尤好指誨
後進泊懷遠度淵淳山峙令儀令望邦國之典型人倫
之師表云所遺有恩光絲綸錄心學圃南川紀年奏議
文集各若干卷傳於世系之銘曰在昔貴立厥維德功

德由學懋功以德崇維公純備精典博通以事以業宣
勤亮忠侍史僕射命滋益恭綏彼西土式遏寇戎文武
是憲實司馬公進庸兩室望出遂終人爲公惜公罔時
惻諡贈徽顯曰襄司空再廕厥嗣俾世克鴻景行坦坦
高山隆隆銘其費朽曷其有窮

新甕汾州城記

明孔天胤

夫城何言新甕也尙於舊也舊畚土而築而今包之甕
也汾城古西河地其勢阻山帶河稱要害其城方廣千
六百丈高三丈二尺蓋王制百雉之軌云隆慶元年丁
卯北寇至攻石州城破遂憑陵我疆堡寇退乃大議繕

城三年已已增高於舊一丈六尺然宿土暴見築壓則多塌於是分守左叅政張公分巡副使董公劉公更議所以甃之乃命官計度其事有五一日定功以包牆五十丈爲一功四面各八功通定三十二功計用工匠八百名夫七千二百名二曰定料以牆廣一丈高四丈八尺爲率定甃及石條石灰爲數各如干通用甃二千四百二十四萬枚石條四千丈灰萬車三曰定直計甃以萬石條以丈石灰以車爲率直銀爲兩各如干通用銀萬九千有奇計匠以百計夫以千爲率工食爲兩各如干通用銀七千二百有奇而餽廩犒賞之費居外四曰

定財計照糧起夫照夫徵銀出銀募夫而不用其力率以糧十石編夫一名名徵銀三兩凡以徵民兼之帑羨通得銀之爲兩二萬九千有奇五曰定委計功三十有二每功委官二員富民一名通用官民九十六人分管造作而州正佐二總管督視凡旣備矣以五年辛未一月興事適張公陞去左叅政紀公分巡乃申畫董正至六年壬申告有成緒其甕城之未甃濠隍之未挑者復次第綜理至萬歷元年癸酉六月告完其雉堞聯延樓櫓相望什器儲峙填委錯陳其上隆崇寥廓日薄星回其下盤紆鞏固環隄夾渠其周圍四面削成均毗畿

卽易謂設險詩言崇墉蔑以過焉至其說以使民一勞而永逸義以制事小費而大成其爲民社之計誠甚殷矣郡中因屬爲記外史氏曰昔楚使公輸班攻宋聞墨子之捷而謀解是公輸之善攻不如墨子之善守魏武侯詡山河之美而吳起折之以德是墨子之守又不如吳起之善故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豈偶然哉夫天下之事忽於豫非智也畧於備非仁也怠於成非勇也當是時其修政教之紀乎其講府兵之制乎其舉團練之法乎其精器械乎其廣儲蓄乎其重官守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得其人萬事理不得其人失之千里明

明廟謨固迪之久矣。是役也。知州甯策議其始。同知夏詔判官邱思敬總其事。知州鄭逢時理其中。知州周鐸纂其成。而同知劉禴判官高魁吏目陳邦佐皆與有勞焉。夫春秋之法。若舉必書。茲其大者記。

寧鄉縣新遷儒學記

明吏部尚書喬宇

寧鄉縣本漢離石縣地。今屬石州。舊有學在縣西城下。面山背壑。陂陀峻側。弗稱厥觀。歲遠傾圯。日甚且素乏科目。議者恒欲改圖之。久未決。嘉靖丁亥歲。監察御史穆君相出。按晉陽。惓惓以興賢舉廢爲務。於是太原知府黃君卿督知縣張軾訓導曹昌具以白。君君欣然報。

可曰學校不修則士無所景行而民不知方何以出治是誠不可已況改遷出於人愿所同厥績易成爾尙擇善地用安厥土時提學副使劉君儲秀議以克合命軾輩卜日祭告鳩工聚材相地於縣之東南高爽疏塏剪刈荒穢別畚新土規制宏麗輪奐炳如凡爲大成殿六楹東西廡各二十二楹櫺星門四楹戟門四楹宰牲房造酒房各四楹殿之後爲明倫爲兩齋堂之後爲饌堂爲尊經閣各四楹側爲倉若庫若號舍凡五十楹後爲官舍凡三區區爲屋各十六楹戟門外爲楔二曰靜修曰致遠六廟兩腋爲射圃爲儀門聖賢像設及諸庖廩

祭器俱次第就緒是役也本於邑士夫與好義者翕然樂助以資財力豐足公帑無耗創立於嘉靖戊子三月十三日訖工於是歲閏十月三日僉謂穆君所以嘉惠吾民者深不可不垂示永久乃據陽曲縣知縣崔廷槐所述事由遣庠生靳堂王愚不遠數百里請文刻諸麗牲之碑予辭弗獲爲之言曰聖人之道在天地間萬古如一日爲上者以是立教則導民宏化沛施至治之澤爲士者以是爲學則業修德進以有成孝弟忠信之行茲學肇遷敝於數十年而修於一旦固人才蔚興民俗大厚之始也推而廣之殆不止於掇巍科躋臚仕而已

章縫衿佩之徒自今而後其尙致力於學以無忝作人
興教之意苟居於斯聚於斯若傳舍塗路然由之不知
習矣不察而無振起策勵之功則廟學猶夫昔也所謂
徒取觀美者亦奚貴乎改遷爲哉寧鄉之士可不知所
勗哉用書以爲勸若分委其事者典史孫賡訓導吳宗
仁義官史宗紀生員張錦而下凡若干人則附書於碑
之陰

寧鄉縣增修城池記

明張珩

嘉靖癸丑束鹿賈子迪受簡命宰寧鄉下車卽屬士大
夫而告之曰某自都城聞庚子歲北寇由神池入嵐石

及寧蹂躪甚慘。今欲休養疲敝之民。預爲保障之計。何如。僉曰。明公念及於此。誠禦寇保民之急務也。吾屬無慮矣。越二載乙卯。會欽差整飭石隰兵備。雙石葛公面縛寇謀。譯知酋長俺答。欲伺秋深再舉。檄郡邑長吏。務深溝高壘。爲民捍患。令曰。此有司所當日夕皇皇者也。遂銳志荒度。羣黎咸奮。百工胥勸。甫六月而厥功告成焉。僉議太學生王子棟。庠生王子希道輩。執進士劉子有誠狀。逾石勾文。時余習靜山中。久疎鉛槧。但重茲舉之關於安危甚大。乃揖王子輩於雲巖精舍。按狀以質之曰。今天下之憂在寇患。安攘之策在戰守。詩美干城。

易利弧矢不知令經畫城垣也果如狀東西倚山爲
因河爲池環市雉堞雲樓崇閣曲圍爲足拒寇乎王子
曰此形勝之故今增修如制矣又不知令登陴誓衆也
果如狀曠弩負輶足伐寇謀鞬鑿枹鼓堪褫寇魄乎王
子曰此土俗所未諧今下令徵集矣余曰古謂善守善
戰者雖有金城湯池帶甲百萬若無食與信兵家謂之
虛不知令果如狀義積之食足共晝夜更番之衆恩信
之孚可收緩急救死之心乎王子曰城守者闔邑之軀
命也信義者人心之固有也今令一鼓而民罔有不勃
然興者余復訊之曰城守固善矣四境之內皆赤子也

不知令亦巡歷郊原相地據險教民爲堡寨除戎器在
在堅利可保無虞否乎王子曰此皆憲司所頒條格也
令嘗出舍而經畫之斯亦足恃如城守然余聞之而歎
曰寧隸於石惟輔車相倚往歲寇薄石城危如繫卵既
退未聞有爲善後之計不得已倡義鼓衆仕者居者各
輸貲有差大加修葺之勞屹成難犯之勢至今恃以無
恐者吾儕所自爲也今令遵憲度寇才畧務切庇民其
績誠可尙已斯舉勒石紀之亦足覘上之凡利於下者
必不能忘使冀北一路郡邑咸若時地方不有裨益哉
昔余按畿課士識令有折衝之材尋薦京闈筮仕疲邑

今觀作用若是則其素養豈不益徵矣夫稽東有王忠毅者在明初守正不撓以靖寇保民特進勲階士林推重令若德邵前修追襲芳軌所詣胡可量邪近建議者因倭寇跳梁欲慎擇守令復古寓兵於農之意令非其人與敢以是復王子若夫城之沿革里丈高闊及財用之需區畫之善董役效勤之人備載舉人陳子謨碑故得畧

孝義縣官署題名記

明劉大觀

孝義舊無題名碑予自嘉靖庚戌受命吏茲土卽歷訪前吏姓名欲礲石爲司馬公韋弦計乃詢故老稽徃牒

得某人而下若干人上焉者莫之可考也已遂以不備
爲輟迨今甲寅又閱三載復懼及今不錄則愈久而愈
晦也後之視今不由今之視昔邪乃卽其知者刻之虛
其右以俟來者嗚呼縣治之創昉於曹魏元初兵毀地
覆前無可考宜也乃明興百八十年不見有是焉謂非
闕典與雖鴻人達士揚烈垂聲如唐令楊仲昌氏固不
假是石爲有無而循名責實勸善懲惡爲中材計者又
豈可以終無邪覩斯石也其慎之毋使觀者得以指摘
而致懲焉或亦相成之一道也是爲記

旌表孝烈坊記

明孫陞

明興百七十餘年治教休明民物康阜文學理法之士
彬彬然其盛矣而純孝懿行不概見於天下得孝且烈
者表而異之豈非皇朝之令典所以勵行風世者哉嘉
靖辛丑歲邊關不守蒙古擁衆入太原橫掠石州甚慘
時郡守暨鄉大夫士協力登城防捍乃張舉人鈞憂惶
彌切北嚮垂涕詢之謂父居城北別業不知寇至存亡
未保有不諱鈞無死所矣閱四日寇退民舍燔燬虐焰
尚熾亟奔出城親友勸之弗聽北至董家灣遇零賊數
騎射中右肩墜馬褫其衣乃分鈞服令鈞還負痛獨行
夜宿南村憤惋莫能寐乃旦聞變首數觸地幾絕益狂

馳至水井埔。父被害已二日。收殮抵家。蹣跚悲號。窮思極憤。不能言。矢毒內崩。竟弗可藥。巡按童御史漢臣以聞。旌其門。匾坊曰孝烈。嗚呼。志士耿耿一念。格天地。日可隨戈。石可沒羽。愍然孰能禦之。始張君奔出城。冀得救父。否亦蚤奉父櫬歸葬。萬萬無他慮。所以冒撓賊鋒。至死不悔。乃今稱孝且烈。信然。張君鐵面修髯。長軀偉狀。望之知爲驍雄丈夫。積學有鉅識。倘獲用世。必能爲國家樹大勲庸。乃遘閔阨。悲夫。然孝烈之名。永曜不蝕。扶翊綱常。有賴矣。君胤子舉人洙。從余遊。饒有父風。徵人鐫石。追憶先忠烈公之變。使非大憝速平。聖明御極。

余幾何不殞絕以從先公如張君也哉茲聞張君事屬
爲秉筆然感愴不自任其何能文

廣惠樓記

明劉有誠

吾邑距邊疆不數百里素罹寇毒闔境恐甚嘉靖癸丑
夏束鹿賈公迪來宰是邑越乙卯刑政修明大舉役理
葺我城池濬渠增堵傾堊繕完樓臺亭直戎器備除壯
觀且固堪爲一方保障戶部尙書南川公丙午鄉進士
陽山公紀事甚詳嘉乃績也已而兵憲葛公縉文移所
屬郡縣各於城北門駕樓閣像元武神以爲怯寇計守
令罔不爲命丁巳歲余以佯運餉歸里樓適落成桴櫓

飛雲琉璃爛日。圖塑森嚴。絢綵渥浮。美矣哉。敦役楊大
訓。張宗顯。郭鉉。楊士廉。衛君愛。王憑。數過。予懇請爲之
記。余惟天地間。無處無神。元武之實。漫無稱稽。指爲非
神者。褻如必。世人所傳者。幻蓋北方之正神。不假形像
而自存者。以正驅邪。退寇奚疑。爰諾其請。旣賈公集賓
於樓。余亦與宴。時溽暑。煽威鑠。金煉石。憑虛倚空。浩蕩
無涯。觴流三五而止。爾乃兀然危坐。送目四極。諸峯峩
峩。千章鬱蒼。翔飛而鳴者。禽鳥也。倏忽而變者。風雲也。
悠洋而逝者。流水也。余默然若與道契。有魚鳶飛躍之
趣。公循欄容與。遠眺近睇。凝眸者久之。惻惻如有傷也。

指掌而示余曰偃然而鋤耜耨者耕夫踴然而採桑者蚕婦皆吾赤子也吾與汝肉其食綺其衣消清暑於危樓挹薰風於紈扇其烜蒸尙爾此夫此婦誰爲之庇廕哉因酌余而歌曰瞻彼南嘯藝黍稷兮炎炎夏日田工卽今嗟我盤餐農夫之力兮瞻彼田疆冉冉桑桑有女來只採葉盛筐載絲載錦爲我身章余亦爲公壽而歌曰嗟彼耕兮嗟彼織兮胡缺乃衣胡乏乃食民之父母其心孔蠹其心孔蠹民惠我德於是衆客次第稱觴且歌且飲歌旣闋瓶亦罄日杳杳其西匿而賓主歸矣公遂益加振厲慨然以仁民爲志卜築後舍之東圃題曰後

樂識先憂也。公餘輒退處靜思。庸究實惠。省刑薄斂。春補秋助之政。且行矣。予欣然遂記曰。神人理一政善則人和。人和則神悅。神人胥悅。寇奚足畏。公之成斯樓。正將廣仁民之政也。豈曰盡聽於神哉。因以廣惠名樓。是爲記。

永寧州重修儒學記

明學道袁隨

永寧舊石州。雖地邇邊徼。而國家文明之化。流鬯遐洽。士遊黌序者。彬彬稱盛。科不乏人。隆慶丁卯秋。邊騎壓境。城墮守大。肆殲焚。仗義之夫。守節之婦。蹈水火而殞者。不可勝紀。士罹鋒鏑。百三十人。見之有慘目怵心之

狀事聞天子軫蒼生之念易名永寧擇吏守之時李子
春芳以兗州貳留署保德茲又改太原署永寧乃憫艱
憫隱百方綏輯諸闕廢者急要而序理之謂學宮燬圯
士失其業首意率興遂仍貫拓址收遺增植所補修者
計三十楹有奇大成殿更爲廓濶臺級森戟圍欄楚飾
一新陳構飾加徃模又置神位具邊豆收經籍給巾服
學校之事完繕靡缺己巳秋予歲試掄稍知藝者補弟
子員幾及數三之二士皆喜其殘敝之餘而值此更創
之舉亦駸駸有嚮徃志李子來請記予謂此亦時數改
革之會不可以弗識乃言曰爾諸士遊茲學其知建設

初意哉。嘗考周禮學校教人之法。惟成周爲獨詳。自鄉射飲。至勞農。訊獄。受成。獻馘之禮。無不在於學。不獨訓之德藝已爾。故人材之盛。俗化之隆。雖且兕野人。咸腹心干城之侶。矧羣士誨育者哉。自是以後。學雖代興。而教之意浸失。其失不惟罔志於武。而論文者。亦擷浮摭藻。挾冊獵名。期僥倖於有司之選。而求兼才鴻畧。洞然於忠孝之義。足裨世用者。不能常得。佔俾之業。徒資口吻。且不能翼城守而衛鄉閭。又奚望其他日。效用策勲萬里之塗哉。審如是。則國家興學之意。有司作新之功。苟有負矣。諸士其居業而思之。學成於戊辰夏。記之者。

庚午春正月之吉

永寧州輓城記

明胡櫟

城曷爲而輓之謀久遠也今永寧非舊石州乎自昔隆慶丁卯遭寇陷易新名伊時非無城也城不足恃斯羅橫厄耳省會大臣憫地方之變具疏請於朝曰永寧當三晉西鄙之衝業已殘毀城非環土之築可保宜易之以輓天子曰可令如議行諸執事奉命惟謹調工度費相地限時期底厥績經始於萬歷三年六月落成以七年九月大都供需之重發自藩儲擘畫之詳專責守土城四圍基用石壁頂睨牆悉用輓計千二十丈高計四

丈城門三門樓角樓八敵臺鋪房各二十六懸樓六十
二馬道濠梁各如式所費錢穀夫匠料物備載公移城
旣成一方遺黎瞻依憑藉始有樂生興事之心不可無
紀也予因感今思舊喟然太息曰九邊各設重鎮畜養
士馬凡以衛民也今寇騎一入民輒受禍則將與兵奚
賴哉持邊籌者方且日繁興作朝議築臺暮議增堡龍
荒萬里塹山堙谷盡欲操畚鍤樹樓堞以爲一時觀美
偷安之謀初不謂邊庭宜戰內地宜守向令移築邊浮
費繕腹裏諸城邑省增餉贏餘休養吾民俾自爲守寇
小犯責兵直挫其鋒心大舉命將互擣其穴聲勢相倚

臂指相援萬一深入民胥登城清野高堅可恃足保無虞亦奚懼驕寇之憑凌哉嗟夫既往不咎將來可追今城誠堅矣敗亡之後人戶凋殘室家離散勞來安集之方所以宜先致意也戎器未除生理未復勸農講武之法所宜先亟圖也市廛敝則商旅不行倉廩虛則饑莩無救賑賚積儲之政所宜兼舉而不容緩也他若慎盤詰以防奸人明法令以禁暴客減徭賦以恤困窮益民兵以增戍守敦禮教以回風俗賢司牧者悉心注措不遺餘力庶幾聲名文物之舊可望漸復也昔人云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則政有經而民可使矣不然瘡痍未起

繭絲如故。雖有崇城。誰其守之。予不佞。綢繆過計。有言必盡。如此。後來者諦觀於斯。勿謂常談。則予郡士若民。其永孚於休乎。是役也。部院兩臺公祖楊公魏趙公孔昭方公逢時吳公兌鄭公洛朱公茂崔公鏞高公文薦賀公一柱孫公代田公樂賈公如式黃公應坤本道司府公祖徐公行張公夢鯉秦公吉士張公大道王公子惠房公如式喬公應春梁公式張公修吉李公春芳州主父母先劉公祐高公光陳公嘉謨與今許公天球皆於城工與有力者。悉書之記。

新城南上堡水神廟記

明劉蓋臣

余村自昔建有水母廟蓋灰南東柳二泉資上中下三
堡灌溉實賴靈長之德有以利濟無涯歲時報享之宜
也顧神向無主名意水爲天下之至柔有母德焉故以
母道事之歟維廟宇日就傾頽衆懼無以妥神之靈也
相約整修解囊不吝衆志維勤凡費白金百兩工不市
月煥然增美於前於是父老畢集旣焚香奠神蓋臣乃
通告之曰茲水賴神之靈吾三堡三分其利每分三日
週而復始次第輪流向無爭奪誠恐日久弊生致水澤
有不均之患非但人起訟端而神其馨此黍稷乎僉曰
願子孫世世守此舊規若有違者唯神殛之因記斯廟

之修而并勒諸石以垂於後時萬歷八年春仲也

臨縣陳侯石砌城隍記

明雷應志

臨之治屬於山西太原府而其城肇於金之大定我朝
洪武二年繕仍舊址至正德辛未始增置外城然崇不
過丈餘闊不盈數尺亦藩籬之形跡耳非保障之策也
壬子高廣其制第以距東一面川原平敞正寇賊躍馬
之區受大河衝決之害歲傾而歲葺之官勞心民勞力
雖智巧百出莫可施其計也河南賀侯嘗築隄以防之
矣而崩騰者如故關中吳公嘗砌石以城之矣而崩決
者如故編枕挑濠鑿渠引流無歲不然民之生業盡廢

自修葺以來歲計丁夫之費已至百萬餘金而百姓迄無寧宇每歲二月興工之際逃竄避役者扶攜塞道臨爲太原庶富之鄉而今困敝若此以修城之役所致也幸際陳侯來蒞是邑明敏果銳暇豫以應旁午之政廢墜悉爲興理乃集士紳耆老親詣衝流要害之地而告之曰徒濬河漕築沙隄真以有限之民財填無窮之鉅浪耳無怪其工之不成也莫若爲大石以砌高隄而蟠根以護其基而堅固以完其縫斯可障狂瀾而束之此一勞永逸萬世無疆之休也侯毅然任之不爲羣議所搖凡規制之力日期之限用度之數靡不計算周悉且

夙夜程督始終無倦甫期月而隄成再踰歲而功就如岡如陵水之泛漲者屢至而不愆其行工始於萬歷丁丑之三月越戊寅之九月告成沍寒之月息役實計一十有四月告竣侯諱舜道字希孟新槐其別號也保定府興安縣人績難以悉數院道旌章紛馳疊上凡國家難剖民情召侯至而立判之能聲籍甚別有功德之石

汾州西關建城記

明侍郎王緝

夫保障之道莫大於金城湯池若據要衝完形勝尤金湯萬全之計顧兩端俱備輿圖所難乃今汾郡兼得之汾古西河地彪卜雄峙於西北汾曲潞洳於東南山河

之固由來擅美第宗藩繁衍風俗競奢罄中藏事外飾靡靡無度致使北虜窺伺延頸垂涎往昔之虞無論已迨隆慶丁卯秋遂大舉入寇路徑石州攻破之徑抵汾州雖大城有備無敢近而郊垌村落不任傷殘夷考其來則由偏關夫晉北邊境其關有三中寧武東鴈門其勢皆與雲中相表裏寇犯而顧忌尾後多不深入惟偏頭一關孤懸西陲一失守則犇突長驅興嵐而下險無可扼汾城西面首當其衝識者有隱憂焉謂宜城守西關以遏其鋒又謂東北南三關俱有城軍民安堵大城亦倚之堂奧藩籬中外相制獨西關不城是四肢闕一

形勝弗完矣。我郡伯白公之守汾也，不期月而功德懋著。頃者軫念地方爲久安計，正在經營，適大叅知梁公以分守下車。仁政鴻猷，若合符節，遂建議爰白兩院，創建此城，仍移守備兵馬駐劄訓練。令甫下，晉掌臬司張公繼政，先後協心，肇自九月八日，至次月八日，卽有成緒，週廻三里許，共五百六十八丈，基廣二丈八尺，頂闊一丈四尺，墉崇二丈五尺，加以雉堞六尺，通計三丈一尺，其方如矩，其峙如岳。墉外壕塹二丈，俯深仰高，益巍然矣。墉之隅有敵臺共四座，門之旁有護臺共八座，臺鋪舍共十二間，守望擊柝，咸得所依。蓋匪特規

嚴而布置更周市形勝至此完矣要衝於此據矣乃白
公慮遠思深城外濠塹並城內田糧悉與開除催科之
阡陌轉爲寧靖之間閭宜聚者之日庶也梁公諱問孟
號靜齋河南新鄉縣人張公諱一霽號襄野河南睢陽
衛人白公諱夏號道南河南潁川衛人同知州事王君
專董其事經理綜覈日無虛時其功亦不可泯王君諱
登雲號澤菴陝西高臺所人

汾州府題名記

明侍郎王緝

汾州府舊汾州也聖主初升爲郡汾故西河地州蹟有
祝融城而陶邑實隸焉州秩旣不能制兩藩子姓且訟

獄經道府途寥邈艱往來又與靈石接壤監司分總職事互諉故魏中丞以設郡請制特報可汾改爲汾陽縣而孝義平遙介休仍其舊益以太原之永寧寧鄉臨縣平陽之靈石沁州之沁源武鄉凡爲州者二爲邑者九內絡晉陽外控林胡體統尊嚴巍然稱重鎮矣太守盧公首蒞是郡與郡丞白公郡倅于公司理劉公法宜有題名記夫二千石之任鉅矣置貳設糾參錯爲理又何容易并冀際二百載熙平而汾郡正當更始創丕基以開後軌俾嗣仕者曰某也循某也良咸仰止而則效之以貽十一城休烈詎不於新治大有光哉召伯甘棠之

勿剪何武去後而見思芳名實自今兆矣不佞敢先齊民頌且用以俟來者

新設汾州府碑記

明禮部右侍郎馮琦

萬歷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山西撫臣允貞上言汾稱州所從來久然於地寔不便州有兩藩邸子孫以千百乘勢嚙小民持吏短長州吏權輕不足示彈壓不便一其地商賈走集民物浩穰俗用奢靡相高訟獄滋煩凡大獄經道府始決往返論報數百里疲於奔命不便二邑於州名爲屬寔有輕州吏心州亦不能自持其體撫按有所咨問皆署其考上上晉中直隸州凡四諸錢

穀法當互稽覈而叅佐瑣尾不足稱任使不便三汾與永寧近當路塞石州之變岌岌震於鄰故汾設守備有警移住永寧永寧隸冀寧道汾州隸冀南道兩地故多盜事發相諉不便四臣竊視其山川形勢與人物畜產名雖州其實郡也臣請遂建爲郡設附郭邑而割太原之永寧寧鄉臨平陽之靈石沁沁源武鄉皆隸之臣謹與督臣按臣議以爲便昧死以聞制下部議戶部尙書臣俊民議曰汾州在先朝數議改郡迄無肯任之者撫臣允貞擔荷甚力汾隔永寧踰黃河接延安榆林屹然爲扞蔽於西陲臣俊民晉人任其議必可行也請遂改

汾州爲郡設附郭邑及割諸州邑屬之皆如撫臣章制
口可名府曰汾州縣曰汾陽乃設官郡守及貳倅理各
一人縣令丞簿尉各一人乃建學宮設博士廣諸弟子
員乃建長盈倉乃建府治自堂序及廡舍凡四百十楹
改故州治爲汾陽縣治乃擇良二千石視事與百姓更
始擇良監司檢察非法董治之於是藩邸約束諸王孫
凜凜奉法諸州邑政令皆稟於郡民有訟獄皆就其郡
取衷相維民是以和內拱偏關外聯絡塞上稱重鎮焉
是役也後先費金八千二百有奇金取諸權稅力取諸
薪粢一錢一役勿以煩民凡八閱月而竣始終皆中丞

魏公爲政云。旣告成事。魏公請歸養。疏三上。上不許。而會廷中見推擇爲廷尉。爲少司寇。疏入。久不報。上若曰。今天下撫臣。爲國計久遠。謀事見本末。不以險易易慮。無如魏中丞。中丞經畫塞上。拊循吏民。方有緒。若始之。若終之。事事其有成績。若建茲郡也。嗚呼。上意深遠矣。是役也。始與中丞合詞以請者。制府尙書肅公。御史劉公。時公黃公也。咨議則布政司萬公。方公。叅政甯公。薛公。經理則叅政麻公。汾州守盧公。而太原同知武君。汾州同知白君。通判于君。推官劉君。皆與有勞焉。法得並。史臣琦旣記其事。爲之詞曰。惟晉之雄。被山帶河。厥

河惟汾。泚深揚波。古有名城。控其上游。或郡或州。亦有建侯。建侯維藩。鬱彼椒聊。或饑而枵。或盈且驕。惟汾之民。士女如雲。鞫鞫殷殷。訟滋而勞。自石之戕。烽火相望。民用震驚。乃飭乃兵。乃治乃城。崇墉言言。乃增其郭。百雉連連。中丞來宣。原隰膺膺。疏請于朝。易州而府。于藩于臬。爾謀既同。既同爾謀。荒度爾工。乃室乃堂。乃庠乃倉。乃立泮宮。多士思皇。乃劃疆土。錯壤而理。如臂於指。則惟所使。言察其屬。以莫不肅。如車有輻。皆共一轂。匪劬匪勞。有此安宅。總總下民。靡不手額。在昔彊宗。恣其武健。今且斂手。奉天之憲。在昔質成。千里而赴。其在於

汾州府志卷三十一
今不離跬步。昔議爲郡。屢議屢格。豈其今日乃言底績。
嗟彼宦遊。再歲而遷。誰以歲月計千百年。誰其尸之。惟
魏中丞永利是營。大猷是經。經之營之中丞之謀。匪中
丞之謀。天子之休。羣山北走。大河西來。千萬斯年。惟保
障哉。

汾陽縣題名記

明蔡成已

寓內治有題名舊矣。記題名者。志實也。夫名實相須。榮
辱永永係之。嘻。可懼乎哉。汾陽縣舊汾州也。汾宗踰閑。
民健訟。回視有汾沮洳之俗。霄壤矣。蒞斯土者。誰不艱
之。撫臺南樂魏公爲汾計。改府疏入。旨可以汾陽附焉。

若時有百務倥傯文移旁午官卽夙夜拮据兢兢憂恐供職不遑且強宗刁民率沿舊習藐法度輒令就之約束中難哉余乙未冬月三原調繁來宰斯邑欲爲記不果今年冬余僚友高陵劉君永寧祿君僉曰縣今新建乏題名脫或不記吾儕異日名泯泯矣余曰嘻可懼乎哉輒思之。人心有清議在至曰某良士某不肖嘖嘖口碑詎俟異日而始臧否之邪則斯記也洵不可已焉者。諸君曰唯唯若淬勵之無忝厥名期與諸君共勗之。

建汾陽縣儒學記

明禮部尙書余繼登

萬歷二十有三載中丞魏公撫晉之明年請改汾州爲

府設汾陽縣以附之。移州學爲府學。而汾陽建學設官如制。詔可。於是中丞公檄冀南分守叅政麻公督同知白象知縣蔡成已相郡東關巽隅得地一區。長八十丈。闊四之一。諏日鳩工。飭材庀具。中爲大成殿五楹。南角房各四楹。北角房各三楹。大成門三楹。外爲名宦鄉賢祠各三楹。又外爲櫺星坊者一。右爲明倫堂五楹。上爲尊經閣。東西齋房各一楹。居仁由義門各一。儀門一。東西號房各十楹。儒學門三楹。後左爲敬一亭三楹。右爲啟聖祠三楹。又後教諭訓導宅各十六楹。前爲泮池。其城雉對峙者爲青雲坊一。費取諸撫院酒課。暨修府交。

剩餘銀。夫役取諸民壯。於百姓無與焉。計物與價。計工與值。價無濫值。工無曠日。經始於二十四年七月。至明年三月而工成。費金錢二千四百有奇。役竣。麻君以中丞公命徵予爲記。予旣紀其歲月。而復申告多士曰。學以明倫。自三代至今。未之有易。非不欲易。以窮理盡性。此其本原。化民成俗。此其要務。不可易也。子夏老於西河。非汾人所嚴事者乎。彼以文學稱於聖門。而其所謂學者。不越父子君臣朋友之事。後乃有高談性命。妄稱頓悟。其流之弊。至謂人倫爲幻景。惇倫爲鄙事。此學之大蠹。而兩觀之誅。所必不赦者。汾士生於賢聖之域。卽

服聖賢之訓。天性醇朴。必不惑志於邪術。此無足慮。然不慮諸士之有惑志。而慮諸士之無定志也。以子夏之賢。心志不定。不免入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而況於後之人。孔子十五志學。三十始立。四十始不惑。不惑始定。立未可以言不惑也。是豈旋致而立效者邪。青衿之士。羣聚學宮。誦讀孔孟。其志孰不欲爲孔爲孟。紛華靡麗。與接爲構。又繭然靡執矣。此不定志之故也。故曰。隱居以求其志。求志者。求定其志而已。諸士方隱居之時。學宜無先於此者。志於道德。志於功名。原無兩念。道德虛位。功名實用。用之而正。功名亦道德也。孔子思之。

周顏子問爲邦何嘗厭薄功名彼以功名爲可厭
爲世之一切就功名者言耳自予通籍而靜觀功名之
士或趨勢或趨名或朝附勢而暮附名或陰爲勢而陽
爲名此其人百巧百慧自倂必得卒之有得有不得爲
世所指笑惟定志之士不然目無勢心無名廉不言貧
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功不言已能世或信或疑或巧
排而思中官或升或沉或齟齬而不通惟獨立獨行一
意而不變若中丞公是也諸士觀其訓士與其服官者
而其志可識矣夫士也旣已俛首受書自異於凡民柰
之何志不素定以至隨時上下如波流頽靡宛轉無一

特操哉。此士之恥而教之不明也。予繆典三禮。職司教化。憤邪術之汨士。而士無真心一志。爲國家分猷念者。故思與諸士共圖之。詩曰。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予不佻。無足爲視者。諸士而思則效。有中丞公在矣。中丞公名允貞。大名府南樂人。麻君名溶。寧國府宣成人。及諸有事茲役者。法得并書於後。

魏公生祠記

明王宇

辛丑之春。時當大計。山西巡撫都御史魏。巡按御史趙。巡鹽御史汪。交章薦平遙縣知縣魏廉善可風。上嘉獎之。課最還職。治化益宏。民心愈勸。咸謂永沐洪庥矣。無

何以內艱歸闔境士民莫不悲悽望皇焉如赤子之失慈母扳轅泣送者連絡數十里不絕旣而相與議曰公雖去矣公之德澤在人心者終不可忘盍建生祠祀公庶少寄涓涯之報於萬一耳一時捐貲相助者無慮數千百人衆白其事於守道左叅政劉因俞成之遂度地於太平興國觀東構正堂過庭各四楹廂房各三楹門寢堦垣咸備不數月而厥功告成堂之中肖公像四時致祀朔望則瞻拜其宇下凡入公之祠睹公像者則思公之德不置至有感泣弗忍去者又相與議曰祠雖建矣不勒記於石將何以垂永久昭來禩乎因托介請記

於余余幸接壤公治聞公治狀最詳姑撫其大者公諱學微號忠軒陝之咸陽人以乙酉鄉薦筮任平遙下車之始一以剔弊維風懲惡又善爲已任且其秉性清潔毫無所染裁冗費革行戶閭閻供億之擾十去其九先是奸蠹橫恣以至侵欺百端飛詭萬狀種種爲民害公至登其尤者重懲以法餘悉許令自新而百年之弊習盡洗縣俗好訟甚至捐軀破產而不顧者有之公惟論以曲直俾自悔愧不罰片紙狡焉者悉皆易慮矣時遭歲稔呼庚癸者萬口嗷嗷公乃深加軫念捐俸煮粥仍勸富室輸粟以賑濟之其所全活者不可數計又給穀

助民使開渠道或分中都麓臺二河或引汾沙二水以資灌溉鹹鹵盡爲沃壤歲可常稔事聞三院翕然稱善遂刻入三晉救荒政冊永爲遵行以成萬世之大利是以蒸黎樂業貢賦易辦縣糧五萬餘石甫下令而畢完非其大效哉至如修學宮以新士志建常平以廣儲蓄藥局設而民登壽域保甲嚴而奸宄潛踪是皆本愛民之實心行惠民之實政以力追古循良之芳躅者也故歷任猶未及乎三牛害已無不除利已無不興而百姓頌德院道旌能比其去也宜民之感而思思而建祠以祀夫豈有私於公哉乃一念愛戴之誠弗容自己焉耳

汾州府志 卷三
況公裕養經濟大用有期將沛膏澤於寰區流盛名於
天壤爲我朝名臣自有太史紀錄太常議祀其所樽俎
而尸祝之者寧止乎平遥之民爲然哉余因樂爲之記
以告夫世之司民社者

重修汾州府治碑

明知府崔士榮

汾故州也因宗藩難治政府彈壓之凡事苟完廳事儘
有可觀守倅住宅則促矣家眷儻多至難居處予稱慨
焉稽庫有餘金請於撫臺白公允其請用千餘金買民
居十丈闊與治等又用五百金建樓一座東西房各三
楹三廳亦如之稱衙宇庶幾苟美哉嗚呼可已而作

之者迷民者也可作而已之者厲民者也既爲民
其淺促卑隘何以示觀又值歲荒令民就食用其力而
救其饑豈不良便乎作於是年四月落成於夏末董其
事者經歷郃浩仁也

重修寧鄉縣儒學記

明禮部郎中王編

皇上承乾履泰久道作人文教翔洽彬彬稱盛蓋三十
年所矣以余謫日昧也承乏儀曹道化汗隆與有其責
頃緣風教漸蝕一習漸竄附大宗伯條上事宜荷蒙俞
允頒行天下嘉
所樂聞也寧鄉一學厥惟舊矣近洛南張公會一恢飭

余亦嘗辱一言曰紀歲月頃之西廡旋復告圯議修者
譁然逮至主者音難之今年懷仁王公以瑞城亞尹奉
剗代篆值歲稔前政多所闕失比封之內訟獄煩興
所在蕭條公至恤民隱剔吏蠹簡訟清刑輕徭戢盜而
諸所稱塞狀甚矣聞廡廟不葺故曰押櫝何矣償我徂
前後復徂我將貶官何賴卽捐俸命役鳩工庀材財匪
帑需力罔農妨撤其敝壞而繕完之櫺星中外卓成麗
觀博士弟子程先生輩謀所以永公勛也徵余爲記余
不佞竊爲古造士於學三代其盛乎庠序學校之爲名
石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爲倫典謨雅頌卦爻之爲

誦編收輯紳琮璜琬琰之爲佩服。逶迤歌擊之爲容聲。而諸學士大夫類能舉之。逮而衰也。師之誨與弟子之學。並束於經生之制。呻吟佔繆。以希一旦之青紫。目若望洋。心摇摇若懸旌。卽孝友睦婣任恤。且不知爲何物。奚學之足云。諸學士大夫類亦能訾之。乃至於今而極矣。夫遠不能舉三代。我高皇帝定鼎之初。制詔天下州縣立學。羣之師儒。且廩餼之。文教濃郁。人文倍出。垂之鼎彝。爛焉宇內。屬者詔釐文體。申飭士行。天下翕然嚮風。猶有以爲謾我者。彼且焜傳注。甚而左袒竺曇矣。彼且湫程度。甚而白眉軋茁矣。彼且分以內置。不修囂然。

炫於程墨之外。甚而憑藉宮牆。恣行脂臆矣。而且攘袂
爲敢。鼓噪爲義。而且武健示俠。而且建言示豪。而且設
局封已。而且捏造黜人。雍容俎豆之側。跳梁尼父之教。
嗚呼。簡書在前。月旦在後。踰越若此。誰其馴之。茲又學
士大夫不足訾者也。夫王公修學。誠不溺所職矣。多士
幸際明時。欽承訓典。胡不夙爲聖道。自修此身。由詩書
踐迹古人。而於彝倫日用。斤斤不骫尺寸。則世道人心
終必賴之。異日者。出菰蘆。應弓旌。爲明天子所倚重。將
經以治事。文以飾政。行以維世。勲在社稷。功在旂常。名
實騰湧。光昭日月。上不負國家所儲育。中不負王公所

修飭下不負一已所稸養而秉筆紀績者亦有榮施矣
哉昔范無擇修袁州學記之者李太白天下至今兩豔
之余不佞雅非其人王公盛美不在無擇下余所爲獵
纓而搦管也王公諱誠一河南永城縣人懷仁其別號
云

甘泉溝水利記

明張惟學

邑古臨州地山多率嶺嶺岫田率墀塌坡坳故山田多
崎嶇無啜畛以疆理川田雖平坦無溝澮以蓄洩無啜
畛則不能受水無溝澮則不能用水縱使隨地皆水亦
何利焉臨邑湫川北自興縣而來自縣南三交叉西南

折而出大同磧口其閒千溝萬壑之水會歸於此而入
黃河自前至今無人治之以興其利西浙諸葛侯蒞臨
邑見山田川田之均不得其利也乃勑疏渠築壩引水
滋田之制其渠道之深與寬相等其隄堰之高與厚相
等度地以分區區分以畦塍植以粳稻乃以隄堰逆其
水以渠道公其流引而注之于南畝曲盡水利法故邑
人效以播種耕耨而歲得豐登民歌大有昔人作三石
人以止水漲作五石犀以壓水精鑿山分三十六派以
灌溉田畝與製木龍以殺水怒見汾水暴漲築大隄植
柳萬株以堅隄防以禦洶湧皆因水以興利捍患而一

時蒙其惠利者也。今侯治臨，因水興利，人無旱乾之憂，田有嘉禾之慶。侯興水利，利民明德遠矣。較之昔人，亦何媿乎。

鸞鸞泉水利記

明王一魁

初邑民溫恕等爭鸞鸞泉水利，聚訟有年，不能止。余蒞任，未閱月，上官命平此訟。以息爭端，卽詣泉所，召三河父老，遍問致訟之原。謂昔時水之所至，地卽灌之。今豪強之徒，視爲利藪，徃徃多壟斷謀，故有有地無水，有水無地，諸弊。有地無水者，自來無買水券，不能引水溉地。旱則苗稿，有水無地者，自來有買水券，雖無地可澆，得

以市利於是訟者四起矣余以爲地者糧之自出水者地之資生糧與地不能判而爲兩則地與水能分而爲二乎因與民約曰自今伊始不論水券之有無惟旣輸水利之糧卽當按程分灌後凡賣水地者水卽隨之不得賣地不賣水賣水不賣地復循夙弊如此有水無水皆曉然於人之耳目縱有豪強之徒亦知法之畫一無所施其狡獪寧不貧富相安爭奪可息邪父老聽斷之下無不稱便乃與主簿浦君命書吏取水地圖籍與民砵券校對計畝分水仍註諸冊使不能紊亂大畧具矣而巡按御史文公謂水地與平坡糧之輕重遠甚冊中

尙未昭悉。且買水買地。百姓各爲世業。今日驟爲更張。民情果帖然服邪。輪澆之法。向先自下而上。今仍如舊邪。事屬更始。不厭詳審。余復按冊稽之。自萬歷九年清丈地畝。就見在水程計水地二百九頃六十五畝有奇。每畝水糧八升一合。共水糧千六百九十八石而贏。又自萬歷十年至十六年。接續更正平坡沙鹹地爲水地。十一頃二十九畝有奇。加水糧二十九石而贏。今復清出水地四頃二畝有奇。加水糧八石四斗而贏。較之九年清丈時。溢出水地十四頃三十二畝有奇。水糧三十八石而贏。仍解豐贍庫存儲。倘國家有加賦之條。民地

有陵谷之虞。即可絕長補短。無庸重累我民。更有本非水地。私買水程。計地十三頃九畝有奇。仍改平坡。申詳各上官。訖。既關民利。不得不勒石以記之。而灰柳二泉水地二十三頃九十一畝有奇。水糧百九十三石而贏。水程二十三程十時。并載入焉。至灌溉之法。自下而上。自昔良規。不能易也。

創建城臺記

明李文郁

常聞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故秦之復隍。豐之日中。易惓惓焉。臨西北近邊。往歲外藩款貢。西隔黃流。天塹二十餘年。邊無牧馬。農徂其野。士庶方恬熙相慶。我

侯古瀛常公憂深慮遠不憚艱勞築南北二臺甃以甃石繚以周垣房各十五間令其中可容千人南臺中屋匾曰有備堂左柵曰齊心防守右柵曰協力折衝中一大池名曰待渴取以逸待勞以近待遠以飽待饑之意北臺中匾曰無侮堂左柵曰未雨徹土右柵曰先霜戒冰池亦如之每臺蓄器械什物不少缺焉夫當今盛際凜凜如對壘處心積慮寧可尋常測度邪昔姬公賦鵲鶚尼父稱知道周情孔思孰有如公者其工始於丁酉四月至八月而落成區畫盡方勸課合矩民不稱疲財不稱耗後必有採拾所聞以傳之史冊者茲姑紀其始

宋公諱時芳字允桂直隸交河人

卜子祠記

明錢以澄

先賢卜子夏衛人講學西河爲魏文侯師其終老於西河或復歸於衛史未之載也河津有子夏墓芮城亦有子夏墓而孝義縣西有三子墓三子者謂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是益荒唐不可信而通志並載之乃隰州則亦有子夏墓云夫世所傳古蹟大抵出於傳會有好事者創其說復有好事者傳述之而其後遂不可辨一遇博物洽聞之士考今訂古徒滋一笑而已矣雖然五方之人性不同曰某所某奸佞之所居也則怫然以爲辱某

所某聖賢之所處也。則欣然以爲榮。爲榮爲辱。不言而同。然是卽可以徵人性之本善也。彼夫埋魂委骨。邱夷陵毀。石馬嘶湮。豐碑卧草。蓋不知凡幾。曾未有稽其姓氏。攷其里居官爵。而爲之歆歔。憑弔者。乃若先賢一抔土。微茫疑似之間。遂若信之切。慕之深。勃然動墟廟之思。優然有羨牆之見。此一念也。謂非可與爲賢。可與爲聖之機也哉。

重修虹霽橋碑記

明馬初登

汾水出自太原。入於河。其汪洋數百里。深澗旋轉。以至余邑之西南谷口。若歸國門。際聖明。一瀉浩瀚。奔騰滿

注其兩岸之山氣氤氲如蒸山麓有長橋卧於波上余嘗憑高遠望見若神龍翔舞而來水天蕩漾而應虹倚銀漢彩見雲端亦一方之勝槩也堪輿家謂太原一川之脈關闌於斯信不爽云然形勝之說儒者不道吾獨美虹霽一橋蓋晉陽土易汾水善潰倏忽遷流橋梁罔功故斯所徑非舟莫渡惟此谷連山參差土勁多石是以泛濫橫肆之勢至此若聽約束而津梁不受衝損若乃秋水時至萬頃一碧地勢冥迷泥沙決裂舟楫不運深淺難測彼汾一方嗟限南北斯橋獨以天邊一虹通全省之血脈是非太原一川之脈關闌於斯實太原一

川之脈。疏通於斯也。而橋斷而石殞。如斯人何。鄉耆衆糾首等。咸有利濟之意。共爲扼腕。道士李常靜。苦練身心。遇修葺。頂踵從之。故協力經營。於今年三月告成。計圮之日。僅半載餘也。又增碑坊二座。如左右翼。起三官廟於西。以鎮之。余嘉數父老及道士之功。爲全晉利賴無窮也。故爲之記。

靈濟祠寢室記

明王文清

余遊仕南北。履跡幾遍。未見有爲華君祠者。吾州前輩進士于公諱坦。特枋州南城外。余年未舞象。嘗呶唔其地。見祈禱者。徃徃得紅白丸。更摩娑壁上神馬篇而誦。

之欣然竊有異焉。及常感痰症喘嗽怔忡。幾不可保。家貧不能延醫。先母宜人日夜撫而哭之。予亦若瞑目長往者。魂夢飄飄。忽如入華君廟中。見一道人。癯瘠藍襖。方解衣捫虱。余前揖道人命之坐。從衣縫中取一紅丸。爍爍有光。卽以手納余口。曰。吞此可以立瘥。及醒。沉疴頓失。精神如舊。有頃。余兄亦語余曰。夜夢華君饋爾丹粒。信哉。其爲神力之所療也。越一日。先母攜余至神所。謝曰。吾兒後日富貴。當爲神立寢宮。復再屬勿忘。逮余叨冒至今。每念先母之言。泣而兩血。天啟丁卯。從南部休沐。卽欲闢地授工。柰大殿獻殿兩廡頽圯正甚。余曰。

前殿廢而寢室將焉用之。於是先理前殿。金碧琉璃。煥然畢舉。崇正庚午。余以差歸。始捐金爲舊願。許諸鄉友。亦協力助之。正北砌甃窯三空。上建祠三楹。內列神像。下砌小房二間。大殿後餘空地一區。欲蓋呂祖洞。尙有待。未果。甲戌。余從天水罷。便卽神所廟祝。請余爲記。余曰。昔陸贄病篤。感神僧之入夢而病尋愈。杜熒死已七日。夢董表以藥沃之。遂立甦。余德不逮古人。而華神入夢於貧寒之時。則神之佑我亦殷矣。神生時。每遇人疾。或伐骨破髓。或洗腸刮胃。療治神奇。爲千古醫方之所不載。不幸爲阿瞞所中。而其術遂不傳。然神靈顯異。則

萬代如新也。余不暇撫拾其事，卽以余證備記，敢忘神力乎哉？時先後督工，并助資姓氏，例得並書於後。

冀南道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吾冀之南鄙，賴國家福，敕寧無事，戶口蕃殖，鷄犬之聲相聞。有康衢擊壤之風，蓋二百六十年於茲矣。往者關中震鄰，言竊有杞憂，無何賊王家印，以萬衆渡汾水而南。壬申秋七月，賊遂以十數萬衆，綿亘百餘里，壓高都而西。子女玉帛厭而去，嗣且月一至焉。沁之南暨邑東，西賊建號樹幟者不一而足。或以萬計，或數千。旣揭竿脅從者，且十五六。至若上黨汾水，亦不啻幾過。於是聖

主遣大將軍率偏裨凡若而人更敕八中丞親履行
少稽再以嚴旨切責邊司馬輟宣雲不視其事又再遣
軍容日夜督察罔少怠先是旣飽賊公私如洗賊十五
六過兵尾其後者數如之王申秋稍有獲初尙踴躍供
億父老子弟更相勸勉曰此二百餘年纔有今日爾敢
愛其餘悉索敝賦以充壺漿不幸大軍之後又以災告
賊氛旣未衰滅我師興發未已瓶罄罍恥可柰何且大
將軍建旗鼓來者凡幾易偏裨而下材官蹶張各率所
部冀厭厭欲未易更僕數然絳縱發縱之機愚闇未知
所屬格格不相能而文武遠近中外之間叩顙不靈軍

客奉簡書赫然居其間吁難言之矣往者芹池之捷賊已踰吾邑而西五六十里時偏將軍領二千之衆旣越富店問誰督之令其啣枚而返殺千餘級賊遂鳥獸散乎龍泉之捷賊已數萬據潤城白巷恒舞酣歌曹將軍出賊不意殺賊數千除墮崖塹而死豈所獲婦女無算計先後大小之捷茲爲首功賊膽裂於龍泉之戰後不復飲馬於沁陽問誰督趨大將軍卷甲而趨夜發高都行百餘里賊驚從天而下也流寇禍始關中強半叛卒日者踰關逃伍嘯聚鞞間效尤家印問誰曉譬禍福以千金犒首從遂下馬投戈感恩圖報後皆得當以報

究不至逆叛之害而反受撫之利乎。吳之南守與巡各畫地而治若農之有畔也。誰能左右。晝朝潞子而暮汾水。拮据卒瘁奔走永寧石樓閒。三交坪豪子原督率兵將大小數十戰。所殺虜過當。不以代庖卸擔者乎。郡縣被兵者二年餘矣。納履踵決。正冠纓絕。茲其時矣。兵至之數與賊相當。供億之苦亦等焚掠。問吾父老何以不怨。年來芻饟無算。丁抽畊稅。應命如響。懷誰之恩。感誰之義。而令子來如茲也。軍容之役。吾木之前聞也。一切上下之文。率功令所不載。往者豪傑之士。且曰。吾有拚此鷄肋爾。今中外多故。簡書在上。諸可令勢不得強。項

曰吾視此冠組土苴也問誰調停其間曰吾赤子方在水火我爲父母不救焚拯溺而區區爲倔強之故自矜豪舉乎將受命則忘其家援枹而鼓則忘其身茲且驕蹇無人禮至擁絲肉得所掠媚靚諸於繡襦以見兵使者又偏裨而下半以廢閑從志在玉帛幸則躡其功罪無所歸問誰駕馭之貪者驕者狙詐者究皆束於文法得奏寸尺之功而我卒借其半臂也宣雲非無事之地也大中丞臨全晉賊豕突狼奔東西無已時更風雲之變將在呼吸年來倉卒機宜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使者皆從容受成於誰氏之手軍興旣無惟正守令從事

卒不至襟肘及羽書旁午牒詆倥偬率從稟誰成也
兵之害蓋從古記之矣豈惟兵諸大小將領有事而至
吾土皆客也年來往返之積殆不啻百萬矣此百萬之
客誰爲主人令去來無恙且令得奏膚功也不寧惟是
辛永水峪之役賊以數千僭號九龍窟穴於茲盤據五
百餘里匪朝伊夕矣有司匿不以報當事者即知之曰
姑有待爾使此賊尙未授首當紫金諸賊跳梁之秋東
西響應上黨高都皆此賊駕輕就熟之地一犄之一角
之踞太行之脊進戰退守恐今日尙未得朝食也誰爲
徙薪之謀毅然搗其穴不幸而中伏芒額中創者至再

三事幾殆矣。奮臂再呼。渠魁授首。遂犁其庭。獻俘於闕。曾未幾時。西賊見告。我遂得一意攻守。無東顧之憂也。三晉有事。三年於此。不爲不久。其閒兵民上下。中外文武。瑞弁之際。憂乎難以覩縷矣。卽御史大夫將軍。且三易焉。又其閒朝更夕易者。不知凡幾。獨使君幾幾於後先久近。卒奏破斧之歌。此豈爲苟且之政。徼倖萬一。邪。使君諱肇生。山東掖縣人。以司農郎奉勅而來。頃賊遁河以南。秦楚騷然。朝廷復簡少司馬陳公奇瑜。節制諸省。仍以使君監其軍。竹帛鐘鼎之勲。方新未艾也。

介休縣繕關廂記

明劉正宗

三晉夙稱天府。爲中原必爭之地。而介邑適處衝衢。且商賈四方輻輳。邑屋萬家。不得不深保聚計。況今流寇多出沒於此哉。初隆萬間。蒙古屢警城。旣以石爲基。易土以甃。稱完固矣。而城外東北二面向有土郭。北人稱爲關廂。未之堅厚。卽欲繼城而修之。衆以力竭而止。因循至今。大半傾圯。倘不及時規畫。其何以壯外而固內。然費以數萬計。國家當用兵之候。帑藏不盈。藐茲下邑。何敢復傷度支。而謀諸閭黨道旁之築。訖無成功。可柰何。維時侍御張君獨慨然告衆曰。柰何以萬世利。徂目前自阻哉。願出千金爲紳士先。復上疏云。臣邑當三晉

之衝。土城非百年之計。守城必先守關。修關勝於修城。關之弗守。卽金湯屹屹何益。臣雖寒素。當捐金首倡。以共保此一方。疏入。天子可其奏。乃下詔勅撫臣詣邑。召富室計議。於是人咸急公。工亦畢集。經始於己卯仲夏。爲高爲厚。俱如城制。雉堞翼如。樓櫓相望。厥長千一百丈。有奇。用白金四萬而贏。至癸未八月告竣。侍御乃徵余言以記之。余按春秋有築必書。凡以興萬世利。非愜輿情而破隅見。無以堅厥志而勸厥成。是役也。中丞斷其議。卽郡守邑令董其成。而不吝千金抗疏首請者。寔惟侍御張君之力。侍御邑人名煊。戊辰進士。餘若員外。

郎董君直愚共計斯役者並宜勸於左以爲衆志成城之勸



